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葉石林建康集八卷少蘊兩帥金陵
故以建康名其集蓋其涖官時所作也余自購書以來
唯聞望信橋吳嬾菴家有此書影宋本未之見此冊得
諸吳丈枚菴所贈題白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詩外有文
自銘贊書後編序記祝文祭文表劄子奏狀啓狀書碑
傳誌銘凡十六類不知錢氏此記何以入諸詩集類且未有
少蘊孫輅跋謂再鎮建康時所作詩文錢記云但稱兩
帥金陵故以建康名其集未析言其再鎮時所作

也豈別有詩集八卷行世歟聊誌疑于此是母
有毛氏正本字疑從毛本出故菴得諸嚴二酉後
客夢中携諸行篋故有辛亥春漢陽景桐封舍
人借鈔字樣一書之源流轉徙有可攷者因附記
于手簡端 乙亥二月九日素門



此本從曝書亭借來

石林居士建康集目錄卷第一



陳氏西酌草
堂藏抄本
校丙子秋記
陳本目錄分
排每卷首

詩一

赴鎮建康過京口呈劉季高

將至建康將佐出迓

再至建康

府中即事

送模歸下山 并示曾宗義

重九參議馬君携詩相遇因次其韻

詩作酒

毛氏正本

九日用去年韻寄徐光宗濟祝子權

望蔣山

自和

西齋太湖石

與晁激仲夜話

次韻答激仲

再答

又答

邊報與山中信併至

雨夜西堂寫懷

雨夜與模論中原旦起模與徐宗光游清

涼觀形勢嘉其有志因以勉之

連日邊報稍希西齋默坐至夜分

獨坐讀舊書

懷西山

杜堅大夫作南窓求詩為賦

希誤稍

正

送光上人還湖南光承相吳元忠之母弟舊

名光宗字元常以進士入官已而棄家

祝髮云

賜作賜

張賜叔晁激仲相過共話宣和間事

無再次韻

次韻馬參議同游蔣山再及韻

再次韻

三次韻

四次韻

劉少師園二首

蔡子因相遇留喻月

次韻再答子因

蔡子因用前韻留別再答二首

劉太保馬軍屢捷

題蔡子因雙鳩百葉桃画

寄徐光宗立

陳子高移宮漸東戲寄

高作宮
官俱誤
宮作

戲示幕客

章幾道將歸小飲懷謝誠父

聞邊報示諸將

虜酋復過河王師出討

遣晁公昂按行瀕江營壘

聞兀朮將過淮再遣晁覘師

登南城

與陳子高夜話

按誤接

晁下有公昂二字

送馬參議從辟劉太保

次韻馬參議留別

寄潭州謝誠父

久不飲酒厨人獻白醪却之

立秋二首

秋高申戒諸屯示幕府

寄順昌劉節使

二月六日虜騎犯歷陽方出師客自吳江來

有寄聲道湖山之遠趣其歸者慨然寫

懷

淮西軍連六告捷

為山亭後有小池叢石間得石螭因以斛汲

重汲水二字

水導注之

為山亭移植冬青成陰

小飲示幕府

卷第二

詩二

徐光宗濟書報嘗過俞石林

聽莫撫幹彈琴

送沈傳曜

八月二十日

偶書為山亭五首

次韵程伯高贈趙朝請

次韵程伯高時字韵

送表弟晁公老公海帥幕

題晁公老惠崇溪山

再賦

觀化堂編校舊書

憶朱氏西澗

雨後為山亭獨卧

七夕

送王陞歸知果州

小作石

園下有作
字

祈雨

再任後遣模歸按視石林

祈雨未應復請于茅山采山

每歲病肺去冬以來偶不作遂得安眠

聞莫尚書周侍郎已自鄂州過江入漢上

東園草堂新成

三月八日草堂獨坐

徐光宗立相過

晚徐字

同徐

光宗諱

立游蔣山謁寶公塔王荆公墓晚

過草堂寺周顥故宅也

明日復游石頭城清涼寺再用前韻

晚徐字

又明日復同徐

光宗諱

立總領吳德素運使章

思台過天禧寺雨花臺再用前韻

小字双行

與光宗諱立夜話有懷石林復用前韻

用前韻送

光宗諱

立

為山亭晚卧

次韻方仁声惠文編

戲方仁声四絕句

次韻馬參議蔣山開堂飯素

請幕府見和復答二首

次韻馬參謀新作山亭

方參議用前韻記嘗過余石林次韻答之

徽宗皇帝挽歌辭五首

哭趙叔問

銘

賜研銘

新坑端石研銘

晁激仲琴研銘

式井銘

似菴銘

贊

東山圖贊

李師菊硯銘

式作二

法眼禪師真贊

卷第三

書後

書高居寔集後

書明王吹簫圖後

書鄒氏志

欽宗諱同

曾祖陰德詩後

書傷寒治要後

書陸探微師子画贊後

皇

目錄此條
俱缺

書方勺雲茅漫錄後

書唐李弼告後

書唐李氏告後

論

蘓秦論

范增論

續養生論上

續養生論中

續養生論下

序

程致道集序

卷第四

記

細書閣記

府學記

建康掩骼記

所缺七篇今據吳匏庵
鈔本補足



毛氏正本

寺

建康府保寧侍輪藏記

書為山亭石上

祝文

到任謁先聖文

到任謁諸廟文

祈雨寶公塔文

祈晴寶公塔文

祈晴諸廟文

謝晴寶公塔文

謝晴諸廟文

祈雨諸廟文

再祈雨諸廟文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謝雨諸廟文

祈晴諸廟文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文

祈雨諸廟文

謝雨送寶公還山

祈晴寶公塔文

祈雪請廟文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祈雨諸廟文

祈雨寶公塔文

祭文

謝雨寶公塔文

謝雨諸廟文

徽宗皇帝祭文三首

祭謝侍郎文

祭韓運使文

祭周大夫文

祭淨山主文

國黃

顯祖贈太師忠公焚黃文
顯考贈太保焚文

卷第五

表

謝到任表

謝傳宣撫問茶藥表

謝乞宮觀不允降詔表

賀天申節表

賜

無左字

謝左太中大夫表

賀天申節表

謝賀政殿大學士表

賀明堂禮畢除赦表

賀皇太后冊寶禮成表

謝太禮加封食邑表

謝陳奏金賊退敗降詔獎諭表

謝軍遺火大放罪表

賽

賀天申節表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謝再任表

謝觀文殿學士表

謝居民遺火待罪令安職表

賀天申節表

賀大朝會表

卷第六

劄子

辭免初除劄子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辭免觀文殿學士劄子

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再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乞宮觀劄子

又乞宮觀劄子

晚辭免至奏
狀八條

奏狀

辭免初除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乞進卞將軍廟額狀

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進作晉
無第一次三字

無第一次三字

多又字

卷第七

奏狀

辭免左大中大夫狀

辭免賀政殿大學士狀

辭免加封食邑狀

第三次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辭免觀文殿學士再任狀

啟狀

到任謝執政啟

回徽州曾侍郎啟

賀宣用汪相公啟

回霍絳制啟

狀作表

劉

賀汪相公建節啟

回南京留守路樞密啟

回王正字啟

轉大中大夫謝執政啟

回吉州王舍人啟

賀三京招撫劉太保啟

回信州侍郎啟

除資政殿大學士謝執政啟

賀張少師奏捷啓

除觀文殿學士再任謝執政啟

書與秦相公

與

又與秦相公書

又與秦相公書

卷第八

書

論防冬書

無又字

減

與曾天游書

又與秦相公書

與梁仲謨論權貨務書

與秦相公論梓獄事書

答王從一教授書

又答王從一教授書

答尹穡書

碑

忠烈廟碑

傳

賀鑄傳

誌銘

夫人慕容氏誌銘

陳立炎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一

詩一

赴建康過京口呈劉季高

客路重經黃鵠前故人仍得暫留連長槍大劍笑安

用白髮蒼顏空自憐照野已驚橫雉堞蔽江行見下

樓船灞陵醉尉無人識漫對雲峰說舊年

時季高再新
城上月觀

將至建康將佐出迓

遙憐部曲遠相迎猶記當年驃騎營莫作揚州貴人

大作小

看箭聲聊聽餞鷓鴣鳴

至再建康

多二首字

啟作起

老罷那知力已疲君恩誤遣出車詩
 天羊可有中原地熊虎空高大將旗
 江海百神朝魏闕風雲千里護彤墀
 白頭再啟征西將深愧甘棠咏去思
 推轂何堪付老儒腰間仍佩玉麟符
 千門萬戶照天闕二水三山非故廬
 謔笑定誰能却敵哀慵真是笑非夫
 淮南金鼓連滄海為趣驟馳速破胡

多二首字

府中即事

詎薄作簿

稍喜胡塵欲漸清離宮雙闕照層城
 不驚巷陌銅駝沒自媿兒童竹馬迎
 哀謝臣堪仍薄領病慵久已廢杯行
 三山不動潮頭過洵一江流自不平

口口坐笑往來頻俯仰之間迹已陳
 可是猶思建鄴

水却應喜近洛陽塵十年徧閱三行闕
余自維揚臨安及今凡至

三駐驛之地四海奔馳一老臣未有夷吾在江左
 紫車空

換兩水輪

至三作三
紫作紫

童作僮

慈惠無心

字

閑作間

巢作窠

梁作梁

送摸歸卞山并示僧宗義為余守西巖者三首

自我離山間忽已兩改月飢人不忘食未坐先已說

家童狹書至驚起慰愁絕推尋到雞犬問說窮曲折

此生豈多為一壑萬慮滅可能復大錯更鑄八州鐵

江東領汝歸馬蹄輕初不恨觸熱慙慙報松竹吾豈

成久別

端居探幽奇自謂畧已徧昨登西山巔雄絕昔未見

溪湖莽吞吐雲物紛百變乃知十年閑尚或遺勝踐

巢成輒棄去我豈秋社

燕窠南山絕頂亭亭基垂成而來

為吾課童僕

注不重字

開闢盡二面莫言羊腸險徑小煩屢轉杖藜不用扶

吾脚猶爾健

生長在山間從翁守蓬戶人言膏梁子粗免污

欽宗詩

官居無多戀暫止復遽去家法恐未傳此心良已素

義禪晚從我似識此間趣西巖鬱嶽岑久斷俗子路

聊持山中節為我主留務封陞際湖海雲月皆所部

建康舊俗貴重九上已諸曹皆休務祀神登北

山泰議馬君獨不出携詩相遇因言石林之勝
次其韵

閑作問

倦鳥飛歸鳥止思還扣戶聊分半日閑勝事漫同設
粟里佳時休笑負龍山簿書已老無餘力香火朝真
有舊班他日尚期能過我試窮千嶂共追攀

竹作菊

去歲以九日期賀子忱徐光宗濟祝子權為松竹
臺之會作寒字韵詩唱酬數迄今歲即齋獨坐
慨然有懷復用前韵寄光宗濟子權時皆在湖州

近作道

地近中原怯早寒一杯何處復追歡同尋澗壑閑誰
兵強逐風塵老自難歸夢孰知元有約故情應得舊
相看閑閑且是維摩病圖画他年付瓦官相傳顧凱
像皆此間瓦官寺本地

地作也

即齋望蔣山

十年在空山未覺與世殊再未撫城郭始悟非吾廬
豈不有華屋旌旗拱上都幾冠坐清旦古吏前走趨
而我麋鹿姿愴然若因拘忽看此山岑突兀當坐隅

上作五

倉此作地

明

歡言顧之笑便欲凌崎嶇似我槿籬間層巒儼相扶
口瞻不得往起步空長吁少年四方志顧盼畧九區
衰慵一如此畢愿終田閭拙跟固應爾豈但悲老夫

自知

生涯一茅屋物役忘萬殊再為東諸侯作軍蒐被廬
追尋念往迹六鷁慙宋都余以請宮祠去浩歌記土
風誰能和且趨自笑良已隘真成撮株拘聊云效知
止未敢傷廉隅茲山閱人多龍蟠委崎嶇寄我千里

枝作株

目節枝尚堪扶但愁見中原驚心愴嗟吁何由返吾
室小徑遵茅區未朱用懷遠遊蒼茫賦三閭明當株株吾
馬解組成僕夫

西齋初成解中舊有太湖石數千枝因植之庭
下

萬壑千巖不易求壺中聊解寄小瀛洲稍看砒兀雲峰
出便有檀藥柱英宗幽絕境自知難遽忘奇蹤爭恠獨
能留山翁已老猶兒戲漫擬伸着一散愁

激作微誤

諸作清

敬作激

答燈

與晁激仲夜話

外家文采到諸郎，廩_二辭鋒未可當。伴我何辭同戎

廩作
作詞

馬憐君聊欲濯糟漿

敬仲以池州酒正從余辟

殘年落莫風塵除

永夜從燭光，祇恐偏舟吾欲去。病慵無意薄淮陽

二字以意補

次韵答激仲

牛渚誰逢臨汝郎，參軍暫肯佐戎行。世緣不擬營三

窟，人事那求饋五漿。春近嶺梅橫暗葉，夜寒霜月落

飛光。十年情話何由画，亦_二傷心嘆涓陽

亦作我下作亦

再答

生涯久許捕魚郎，鳧雁相追不乱行。但遣陶廬有松

徑，不辭楚酒醉椒漿。交情老柏寒方見，妙語靈珠夜

有光。回首漸知歸路好，已看梅柳動初陽

又答

家聲合繼紫微郎

晁氏自文元文在皆常知制誥至以道復為中書舍人云

不獨

詩同沈鮑行，晚歲清談掩幕府。中原喜氣望壺漿，頗

聞時論憐衰朽。空愧君恩負寵光，肯許輞川期後約

云 在作莊

彈冠知不借玉陽

閱武士回邊報與山中信併至

論
惟牛饗士隘轅門投老兵間強自諭稍喜並邊無牧
馬却慙空帳有鷲猿乞盟似欲回天意排難誰能報
主恩壯志蹉跎真便爾獨懷搔首望丘園

園
雨夜西堂獨宿

華屋非所安憶我三間茅閉閣傲初寒坐聽風雨交
燈火微暗波松篁雜蕭梢一枝寄宿鳥自許無傾巢

坳

起
觀二首

覽字

我非乘桴翁詎敢辭繫匏竭耒亦何事大士從僧包
忽聞報嚴更鼓鍾亂鉦鏡慨然念故棲此地寧久拋
君知芥舟微但可浮杯坳去矣無更疑作詩聊自嘲
雨夜與模論中原旦起模與徐光宗宗游清涼觀
形勢嘉其有志因以勉之

脫朝

千年石頭城突兀真虎踞蒼茫劫火餘尚復留故處
大江轉洪濤騰踏不可御空城寂寞潮日莫獨東去
登臨欲弔古俯視極千慮吾兒勇過我葶食穿沮洳

老作志誤

希作稀

謂言撫中原未暇論割據功名亦何人我老聊自怨
宅年報國心或可借前箸無為笑頽然已能安用飲

連日邊報稍西布布齋默坐

鼓角遙聞出塞聲邊風吹鴈過高城疆陲無復戍已
尉盜賊猶憐壬午兵歲晚胡床閉深閨夜長刁斗聽
連營便須從此傳烽息要及春農論勸耕

獨坐不得眠讀舊書

青燈相對久無眠擁毳無人半夜閑閉戶便能忘屢

履

閑作禪

迹炷香時自續爐煙辭家屈指驚三月無事閑心愴
十年漫展殘書亦安用可能猶欲絕常編

懷西山

西山十畝強高下略不齊嵌空抱奇秀上有凌雲梯

小屋八九間茅簷敢辭低所欣面勢好老稚通扶携

密竹轉脩徑老松故成蹊仲冬景氣肅碧草猶萋

仰觀天宇大四觀渺回溪徐行信足力未畏成顛躋

用意各自適孰云無町畦平生幾濡首末路多噬臍

觀作覩

躋躋作

不作巢幕燕肯從觸藩羝胡為濫麾鉞坐听鳴鼓聲
外物委虫臂全生思馬蹄可能三徑草歸路老更迷

杜堅大夫作南窓求詩為賦

意得不願多心閑本長虛超然適有契天地良有餘
頗念彭澤老所懷常晏如南窓僅幾何盤薄萬古初
束帶悟已往世紛便能殊懸知千載情共有三間廬
杜子老不過買田賦歸歎西山鬱挽空江山繞故墟
衡門閉松菊亦有琴與書邂逅一杯酒安知非我渠

薄加石旁

河作湖

送光上人還河南光丞相吳元忠之母弟舊名
光宗字元常以進士入官已而棄家祝髮云

莫敢作故

棄家忽若遺四海吳元常軒冕安足輕妻孥等毫芒
古來惟仁者有勇莫敢當振也自多慾此心焉得剛
相君抱壯烈慷慨志亦償徒悲蕭長倩屢折終堂
子居真俗間袖手每在傍十載復相見掛帆上瀟湘

山間每歲正月望後梅花正開多與客飲花下後作夜
今年即解獨坐十四夜張揚叔鼎激仲相通共解作齋

戎后下峯顛萬
一茅屋共信兩道

話宣和間事慨然歸不能寐因以寫懷

山頭野梅白玉花月明弄影紛橫斜青天無雲萬峰
立下有十畝幽人家年々春歸不暇省但掃雪徑尋
寒葩老夫已忘少年事燈火豈念更繁華一杯起步
徧空谷破屋歸卧曠朝霞陪都復未亦何有凜々殺
氣浮高牙重闔深鎖夜漏永忽記昨夢翻長嗟景龍
門前一月會金盃賜酒餘雄誇神州陸沉近歸我漢
節方議通胡沙天翻地覆那得料忍復更听漁陽搥

使作便

次韻馬參議同遊蔣山

華屋驚隨劫火飛江山空自遠邦圻靈蹤可使趨千
載妙解誰從寄一微着屐尚堪窮碧落據床聊伴寄
清輝追尋會識閑心處未恠衰翁苦憶歸

再次韻

頽垣敗屋落花飛草々春光亦故圻但愛野塘輸綠
淨不知風景轉清微帳空尚憶猿驚曉基廢猶傳鳳
覽輝女兒自無平賊意坐未休笑久忘歸

凡作幾誤

珠喜
吾作

三次韵

荒林寂々鳥飛々，舊事那容數一圻。山色自憐雲決
莽暮寒猶作雨，霏微設餘故吾仍在境勝端知玉有
輝。問取塔中黃面老，此生何處是真歸。

四次韵

雨厭殘雲暝不飛，紅猶欲點春圻。蔣陵路絕人誰
到，蕭寺庭荒跡已微。偃蹇松篁空自老，參差樓閣舊
相輝。令威等是千年客，想有遼東獨鶴歸。

觀作樓

園

偶至劉少師園二首

葉底黃鸝一再鳴，故知久住識人情。習家池館元無
禁，應笑山公自懶行。
老木參天拱十圍，何妨桃李間相依。却憐韓令功如
許，不為山丹少霽威。

蔡子因相過留踰月

解作江山一月留，仲文儒雅更風流。欲知爵躍心能
喜，正愛蟬連語不休。築室君方論並舍，
子因約同歸
居雲上

休

誤問

辨

山我已辨扁舟交親四海今餘幾萬事傷心付白頭

次韵再答子因

人事紛紛去不留客心空感大江流已拚瓠落真何
用那得鐘鳴尚不休鄰里朱陳無別社江山李郭有
同舟若為便覓苔溪路六月明珠剝芡頭

蔡子因前韵留別再答二首

脫用

早時物望觀陳留蔡氏自言出陳留蔡謨後晚悟禪心更不流安

用前身真阮籍頃有方士言子因為阮籍後身久知此道得孫休千

觀作冠案
冠是
休

年會有歸來鶴萬事原同不繫舟邂逅一菴隨地有
不妨衲被對蒙頭

已議營屯列上留稍欣群盜障橫流三時舊業終應
在萬里長征亦少休和策但令均挾纜壯圖何用焚
舟東都自是興王地虎踞寧須問石頭

劉太保招撫淮北劉馬軍屢奏捷

先聲已起故將軍卧治何勞病他君冠帶豈能忘舊
俗山河亦是惡妖氛羽書奏捷無留敵與地論封有

無下劉字
使

决

策勳橫梁賦詩非戎事車書會復見斯文

題下有蔡字

題子因雙鳩百葉桃画

百葉細花照眼明繁枝似見雨新晴故知睡足聊相
並不作人間逐婦聲

人作林

徐光宗

立罷吏部郎官出守天台待次下山舊居

因寄

嵇康不作絕交書出處蕭然兩袖如錦帳不妨游省
戶草堂還得賦郊居傾崖澱水青雲上夾道輕陰落

亦赤

絮餘亦記舊游聊待我未須催駕赤城車

陳子高移官浙東戲寄

幕府陳琳老官身戀故溪解設孫破虜那厭庾征西
未擬煩刀筆聊應謝鼓鼙登臨如得句小字與親題

戲示幕客

不用黃金更築臺一時傾蓋盡奇材閨中豈是穰侯
物須怕諸侯客子來

須作浪

城作誠

章幾道將歸小飲懷謝城父

建康集卷一
中年甚畏別交親况復雲山舊結鄰澗谷何時同笑
語干戈已老更風塵少留對榻聊分坐多病持杯漫
幾巡賈傅長沙知健否洞庭波浪渺無津

聞邊報示諸將

揮羽驚傳赤白囊胡行如鬼尚跳梁頗聞廟筭無遺
策但遣封人謹豫防送死定知天悔禍追奔寧使汝
爭疆將軍刺有封侯印畫棟無令一鏃亡

疆作強

虜酋復過河王師出討

幾作機
類作瀕

羽檄初徵天下兵誤懸一障守王城秦兵出項終何
得漢將征遼會掃平便遣幽燕驅號令久憐河洛汚
羶腥書生豈解論幾事詎信平涼有劫盟
遣晁公昂按行類江營壘

始議誦和余
數言其不然

木

年
烏

他日傳鋒望夕烟重來老更負戎旃我言固自平
耳王事那辭數然轉餉未應勞未馬摧鋒猶或要

戈船天威本自無多殺萬一征和屬此年

時聞虜遣馬陵
思謨來請和

聞兀木將過淮再造晁公昂覘師

謹謨作

飲作飲

趨作趨同注

狂酋屢憤騁長驅未省新軍被廬時張韓兩軍治師甚肅士極買勇

快飲勿辭金鑿落先聲須破鐵浮圖虜將下親兵皆圖作屠精練辨鉄浮圖注同

趨官尔自疲千里虜遣師往未國中辨趨官日行數百里飛將吾寧一殺

夫試向八公山上望當関何用守濡須壽陽為江淮謀喉曹操先

得之故軍每至濡須東晋能保有故謝玄有肥水之捷云

登南城

大江南渡是長干北望清淮歲已寒廢壘至今聞鶴
喚蒼山從古自龍蟠髮毛白盡空看鏡髀肉銷來尚

管

據 擬鞍折筆不能管點虜遺民猶有漢衣冠

與陳子高夜話

遺作遺口作民

鼓角開東道山川壯別京病慵憐竊食幽憤敢論兵
廢簡鉉黃暗馳囊赤白驚褒衣聊自喜時見魯諸生

送馬參議觀國從辟劉太保

伏波老自厭壺頭壯志諸孫凜未休稍喜犬羊從絕
塞即聞貔虎靜中州先聲早已傳推轂旣畫聊煩佐
運籌好去劉公書一紙無忘老子上南樓

次韵馬參議留別

戎車百兩去難攀，秣馬前驅矢石間。
折木舊津吞朔易，神都新令懽寘顏。
傳聲已報連三捷，融熱那辭冒百艱。
束縛會看擒頡利，仄釘何待執戎蠻。
清設一咲時能共，妙語千篇可未刪。
緩帶且從黃閣卷，戎冠行奉紫宸班。
分携坐歎虛縣榻，老病懷歸祇故山。
他日小舟能過我，萬峰深處有柴關。

城作誠

寄潭州謝誠父

坐作生誤

老

見作自

南國波濤已過春，稍清群盜剪荆榛。
孰知賈傅傾多士，但說番君得遠民。
痛飲千鐘應可強，傳書一紙未能頻。
臺評袖裏猶多在，莫枉汀洲咏白蘋。

久不飲酒，厨人獻白醪，却之。

老大無堪百不能，年來但可飲三升。
齋厨何用須佳釀，莫遣江南誤見稱。

立秋二首

江上西風萬里秋，際空高浪洶回流。
他時譽賊非真

策此日摧鋒蓋有謀天險漫能憑故國陸沉端復恨
神州將軍競縮封侯印誰為吾君更解憂

蕭關隴水隔天區壯士何人是破胡一日頓傳三節

度是日聞陝西十年空關五單于坐設激烈心猶在

疲俗凋殘喘未蘇安得倉相盈百萬少令天子足軍儲

秋高申戒諸屯示幕府

草枯馬健已高秋堂上應須早代謀傳箭猶聞聚烽

蝶控弦那得犯貔貅書生會繫單于頸壯士誰吞長

蝶作蝶

吞吞

敵狄快使營平歸印綬貂蟬敢望出兜鍪

寄順昌劉節使

四海胡塵久未清遙聞苦戰有奇兵歎氛盡掃人誰

敵捷奏初傳戎亦驚授鉞已欣傳帝澤揮戈終見靜

王城軒臺固有英靈在更遣將軍得令名

二月六日虜騎犯歷陽方出師客自吳江來有

寄道湖山之適趣其歸者慨然寫懷

松江浪靜如鏡平菰蒲長春秋水生晴沙回鴈久未

氣氣誤

增作增

樓誤樓

也作也

六告

羸作羸

到坐想白鷗憎眼明五年辜負釣舡約故人疑我真

逃盟豈知塵纓不易濯正想滄浪之水清朝未鐵馬

晴江^暗江北中流疊鼓雲濤傾樓船十萬下采石旗纛滅

沒天戈橫書生事業今乃尔授錢孰敢辭專征豈無

傳檄走飛騎漫復長嘯登高城文思天子民父母大

度未忍麀奇兵澶淵一矢安五也明日^倘或傳諸營 倘

淮西軍大破賊兵連告^六提喜成口號二首

一戰聊麾十萬師西來捷報走黃旗六羸壯騎終口

注作賊將龍

虎輔國等將

軍句

關

去九虎將軍亦謾為賊將輔國虎輔將軍面內疲民賈作賈虜

元不改枯阜之提虜驅從中勝算自無遺自賊兵過枯

諸將盡臨軒想見天顏喜百辟歡聲動玉墀淮凡指校

地尔何知關近垌且欣麀戰掃羶腥寄聲急走破羗誤垌

帖歸路還經征虜亭多難兵間頭更白武見放懷物

外眼終青花殘不負巖邊約更看前焚老上庭老上龍庭

地句奴

無有字

為山亭後有小池叢石間得石螭因以斛汲水

毛氏正本

導注之

微流自作小潺湲底處奔崖落迸泉驟喜忽聞飛雨
過却疑駕起老龍眠憑軒但遣時醒耳裂岸何須去
拍天索寞歸心誰與寄家山不到已三年

為山亭移植冬青等近遂成陰

一寸蒼根手自鉏年來繞屋亦扶疎客來但受清陰
好不見幽人澗下居

小飲示幕府

受作愛

主作五
二作縱
口作手

邊書日夜急王旅方徂征我非劉越石長嘯徒登城

緬想豺與虎行當築鯨鮑傳車日邊未風雷走天聲

連日中遣主人齋金帛犒師者經過黃旗三面至奏捷紛々橫天險限

南北長江正東傾諸君亦良苦唾口請爭纓誰云凌

烟閣自昔無書生卮酒安足辭勉當建雄名李賀詩請君試

上凌烟閣若箇書生萬戶侯

丁巳七月据懋花盒刻本校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之一終

陳氏西明草堂藏本校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二

詩二

徐光宗濟書報嘗過余石林

繞屋新添數百年故人書為報平安似聞謾：山風
響正想陰：夏簟寒老大不能窮蠹簡歸來便擬掛
塵冠一杯且覓林間約莫枉山王嚴舊歡

夜聽莫撫幹彈琴流水操

故山不在遠眼想流水聲佳人南風手起我澗谷情

擊鼓

故作亂無
作拱

洛

款

過作過

廟

十載厭^(鼓)鼙塵亂鳴鉦蕭然洗病耳為鼓一再行

度險微斷續奔前忽琮瑋淒風拉遠響薄月當微明

故石無高下回環亦崢嶸吾歸正自爾猛士方西征

年少勇過我犬羊羶王城請更平戎操盡掃河洛清

送沈傳曜

卞峯摩青空東望烏^氏光宗諱高豈忘宿舂糧終媿一疑門

邂逅此相過傾懷得徐論人言解牛刀要使口劇煩

未悟清一器朱弦列壘尊戎哀百慮息但念三敵困

肅 想誤慙

尚可

王師蕭西征萬馬先雲屯何力償賜履緬想羨歸軒

寄聲舴艋舟想見浮鴈村清冷^(可)尚釣無使雲水渾

八月二十日

口覺涼風入軒窗自亦幽漫能持麈尾終憶釣槎頭

口我從添老愁予不為秋新醅知熟未哀謝若為^(口)酬

偶書為山亭五首

為山亭下小磧岼只欠蕭蕭竹教竿但遣飛流特^(漱)

玉且將歸思為翁寬

特作時

續作讀
蔽

微風似與洗庭除
石枕蠻藤不負余
八尺方床聊已足
可須仍要續殘書

僚吏相哀白
事稀抱琴時
有弄清微何妨
共倒樽中

淥不怕鳴驕
問道歸
羶穢初聞潁水清
東君更復過蒙城
應須鄂渚清兵同
入賊壘聊煩盡剗平

剗作剗

使節交馳數路分
頗知肝食念前軍
疾須圖上金城
策一見真日勝百聞

次韵程伯禹贈宗室趙朝請

水作水有鑑
作鑑有

人物相望不並時
使君冰有鑑真知
未論鯉窟三語理
只鬥詩壇自一奇
擾干戈猶戰伐紛
薄領更喧

卑應須便作高軒
過好德何人佐我儀
次韵程伯禹用時字韵見寄二首

衰病侵尋豈故時
暮年懷抱祗公知
疆論出處初無意
底有文章更好奇
王氣山川元自壯
歸心茅竹敢

口中中原趣下王
正曆盡使遺民復漢儀

卑

漢道中興此一時虞亡不臘爾何知地中鳴角無多
怪堂上論兵固有奇夢標那求梁棟遠搶榆正羨羽
翰卑淮陽汲直猶高卧願看蕭韶集鳳儀

送表弟晁公老泐海帥幕

麈尾相望數寄聲十年湖海最閑情設鋒尚憶傾甥
舅鬢雪何堪數弟兄飽讀父書聊自足深知民事却
須評揚旗且逐樓船下萬里波濤本不驚

公老說之
子罷遂昌

令頗能言
浙東民事

題晁公老惠崇溪山

荒林翳宿莽脫木寒無煙不知三間茅中有幾醉眠
山遠尚見雪江空欲吞天歸舟定何許滄波方渺然

再賦

惠崇殘筆老尤奇袖裏溪山每自隨欲識滄波無限
意此間惟許當家知

觀花堂細校舊書

赫日真能永微風亦自涼故應便北戶何敢厭東墻

天作派

天水聊為戲繡書却未亡平生閑與懶併覺味兼長
翰墨他生業山林晚歲心那知身已老但覺意增深
捉麈誰能話扶筇可細尋晚來庭鵲喜似恐有歸音

憶朱氏西澗

澗下流泉澗上松清陰盡處有層峯應知六月水壺
外未許人間得暫逢
憶向中流置竹床萬錢無處買清涼只今路斷無來
客自撥新菊醉幾場

無大字

大雨後為山亭獨卧

過雨虛簷氣稍清卧聞刁斗起連營幾看薄月當軒
過鷺見陰虫繞砌鳴洵、南江浮靜夜寥、北斗掛
高城白頭心事今如許慙愧兒童話請纓

七夕

七夕仍殘暑三年記此宵傍簷依嶺月欹枕聽江潮
瓠大何妨拙槎迴未覺遙可須論乞巧河漢望星橋

送王陞歸知果州

是果誤果
是

多二首字

空淵

何處西南是果州黃柑殊勝木奴洲使君自喜鄉閭
近騷客仍憐井邑幽盜賊燕秦猶未息山川楚越已
先秋原頭兵馬今多少更與將軍論木牛

祈雨

老農酣歌望捫腹早魃何敢為予毒九涸再拜歎神
龍仰望但見屯雲族天公愛民亦自惜我媿無功神
弗福願者一洗注天瓢未須震暴如車軸
今年淮西感胡騎王師盡掃無餘類武王伐紂報豐

求東作東求
西來作西來

年今者驕陽豈天意求東三茅西來石塔中至人肯
徒視明朝掣電駭翻盆婦子猶能飽遺滯

再任後遣模歸按視石林四首

巖石三年別君恩未許歸從誰尋草徑為我歛荆扉
舊繞山千疊新添竹一圍故人如見問端歆掛朝衣
白髮萱堂上孩兒更共懷弄孫那得見將母竟難諧
已絕功名望猶疑出處乖此心終未穩何處復安排
插架環千軸傳家有舊書展舒慙几案涼曝闕庭除

輔作助

平
日作雨

破屋防懸溜殘編足蠹魚好須從檢校扁鎖莫令疎
細路穿南嶺新松幾許長毋庸馳馬足抵擬轉羊腸
便作高庭好初非乱石妨西溪渾在眼似欲見帆檣

祈雨未應復請於茅山采石庶幾得遂之

苗當七八月之間甘膏不濡何太慳飛塵蓬勃畫欲

暝坐曉睨雲物占羣山五日一風十日雨天方勤民輔

明主作書未敢頌風伯寄謝群龍少勞苦

群龍分馳不難興俗讀五月六日以後為分龍日噴薄雲霧隨飛騰

中田切

憂龜兆圻倏忽便看溝塍盈老農何功報神力但趣

官租飽軍食中原盡無胡盡人爾土明年更開闢

余每歲病肺往々坐達旦去冬以來偶不作逐

得安眠

衰殘每苦病相纏粗喜今年勝去年未說清樽醉口

醉且欣高枕得安眠風塵不報邊烽入聖澤頻聞好

語傳時詔書屢下存可是淮陽真卧治滿囊空費大農錢

聞莫尚書周侍郎已自鄂州過江入漢上

殘作屬

盈右溝
膝下膝
乃韻脚
更作便

中原卷
盡胡無
人句

薄

欲作力

再見狂胡欲請平將軍無事罷屯營傳軍已割淮壩
地牙帳仍收鄂渚兵勝日身犹堪杖策衰年耳自厭
鳴鉦角巾初了東歸約安用區々峴首名

東園作草堂新成二首

是作自

官舍如何有草堂野人熟處是難忘池開月映千山
迥檻靜風生六月涼幽徑也從穿別圃小舟還似過
橫塘深知幕府文書省盡付甘眠亦未妨
密覆荒茅已歎重中間別戶更相容苦無公事妨人

河作湖

百本

山

樂多有清閑借客慵南浦潮平分賸水堂前池與河水通北

山路近得青松近載北山松柏木恠翁歸意何能緩新築高

臺見卧龍園中舊不見因積土作臺遂見蔣山

三月八日草堂獨坐

托

軍誤車

四年身不到吾廬底處仍堪話左符閑閣漫憐公事
少投簪敢說官情無軍聲早已吞窮寨使指何時反
舊都故作茅堂開水檻要知心自在江湖

徐光宗立相過

留作客

暮莫歸心
誰與話句

快下談空
二格

膺

倚誤荷

榻聊暫

淺作踐

墟

集作阜

茅齋一曲傍寒灣
邂逅終年伴我閑
契濶易驚成歲月
追尋空復望江山
暫留客枕聽疎雨
時久早遙想
吾廬掩舊闌
落莫歸與語
坐設聊為起衰顏

光宗

立游蔣山謁寶公塔王荆公墓晚過草堂

寺周顒故宅也

我居在城府再至俄二年
豈無山水心可奈簿領纏
今晨偶乘興適此宿
從賢零雨洗驕陽
谷中聽流泉
懸高快遠覽正見江浮天
至人本無心與我常周旋

江作紅

誰云喚不應汝意自不處

處

余自到鎮每兩賜祈

麥隴

賜禱

稍已滋橫水漲微
連佳城倚華表
拱木埋貂蟬
暮過草堂寺借榻
暫聊眠不復聞
怨鶴茅堂但連延
歸路淺落日羣峯
鬱相先回風送遠
響墟里生晚烟
吾廬

悵何許東望良慨然

明日後游石頭城清涼寺再用前韻

大江洶西來故國今幾年
戎衰倦登臨坐愧雙行纏
忽驚山陰集邂逅未群賢
俛仰吊前古高設注淵泉

毛氏正本

今作身

章

千巖過宿雨餘潤滋麥天顏顏翳崖壁過午不得旋
 像佛再經始時兵火後寺盡毀此邦心亦虔稍改臺
 殿新廢沼依淪連坐懷馬化龍僅作娘捕蟬相傾走
 掣電誰暇安枕眠六飛暫東巡恨尔不少延孽胡久
 凋殘屈已今我老先衰憊乘一障無功記凌烟乞今自
 茲始此計君儻然諱又明日復同光宗立總領吳德素運使軍思召過
 天禧寺登花雨臺再用前韻

炯炯牧作郊

言經朱雀桁復度白雞年去歲辛酉謝公不可見廢壘蔓
 草纏三日瞰坳牧所懷多昔賢坡陀北城光宗謝公墩北有
 誰可作九泉石頭控崢嶸日盡西南天定都記孔明
 赤壁方凱旋孫權定都孔惟初鼎足計用意良已虔
 更作長干行秦淮亂清連殘春掃餘花蚤業未有蟬
 高臺畧四遠綠野浮芊柳眠午陰久未移幽景為我延
 使君固不凡况有嘉客先老大百念息爨餘豈遺烟
 了知塵外心本自無間然

與光宗立夜話有懷石林復用前韻

有山不能歸坐愧三十年余營石林今幾三十年矣冠服豈不營

但猿強包纏惟餘緇衣心未敢忘賢他日得吾子

匣藏駭龍泉衰頽興起此勝寧非天羯胡玩兵久不

悟終好旋扣關復請吏搖尾志頗廢休兵固有奇撫

事猶涕漣投懷幸傾鴻知子非寒蟬十日對榻語夜

寤了無眠曾生持宣室趣席方招延願上治安策何

者今當先我行返故廬跌坐看爐烟功名會及時佇

祖

勝作賜

好空格

待

期不作亦

子論燕然

用前韻送光宗立

畏作親友別况復非中年身如三服吞已老翻自纏

竭未守江關從事寧獨賢經年兩大入燿火通甘泉

石林豈壺中亦自有一天采薇敢言勤誰與勞歌旋

上書苦折哀傾寫志已處坐懷北山巖未見西溪連

人言博風鵬不及翳葉蟬共挽携手容可忘曲肱眠

首風信禿翁胡為上遷延子來幸暖熱愧我一飯先

眠 奏 竭 歌 勞 祈 哀

尚

清詩似

詩請侶鳴玉想見藍日烟索去何乃遽臨分重依然
又言為山亭晚卧

瘦石聊吾伴遙山更尔瞻泉声分寂歷草色借蕭纖
玉粒時能飽霜毛日更派平生疎懶意况與病同兼

次韵方仁声惠文編

他年落筆坐生風下舍諾即敢長雄操縵不能陪眾
手斲輪終自付良工鏡湖漫憶歸狂客漢上誰從過
德公會向南溪尋舊約別開小徑共相通

諸節

戲方仁声四絕句

戲弄扁舟泊宅村却尋三經築茅

此宗

雲邊此意真誰

解贖作新詩與細論

水檻新開以浣花傍溪湏更作浮槎祇應屢費王宏

酒時要清樽對落霞

不惜囊錢信手空荒田却擬望年豐天公可是憐風

月判遣詩人一例窮

盧橘楊梅已及時戎歸先自在前期平生不作宣明

似

面浪愧將軍建鼓旗

仁声舊居城東泊宅村張志和常所游也今徒

西溪作雲茅菴因東崗為小亭号茅光宗諱欲傍溪

開水檻久無賓會即守有饋之酒五十壺不敢

飲亟易之乃克成有田數十畝常苦下潦余居

石林與雲茅西北正相望故四章皆及之云

次韵馬參謀蔣山開堂飯素

邂逅聊憑法供真茲山誰謂我非鄰相追更喜同枝

崗作臯

南

惜作借

策得意遠知了斲輪幽事要瀟塵外侶好詩仍惜境
中人歸來袖裏傳新句驚放岩花作小春

諸幕府見和復答二首

一勺清甘寄倍真北功德水在定林寺覺城東路更

為鄰臺傾劫火無遺燼寺經兵火盡地轉奔風有伏輪但

遺藍輿從未守深知幕府畫詩人登臨莫忘千秋意

不必山陰記莫春

欲眠遣客笑吾真愛酒空床羨汝鄰歸討日甘從短

倍作悟
址無宗字

來作口

林歸計

登作通
脱注

帽倦登何止畏奔輪高車不用三千客淨社須期十
八人尚許一樽仍破戒黃相催釀洞庭春是日客會者二十餘
人以齋集
不置酒

次韵馬泰謀新作山亭

家山千仞聳亭々夢繞苔溪十里昏苦厭簿書迷老
景坐懷丘壑寄顏齡稚川可復尋勾漏靈運能忘過
水寧疊石且從開小徑苦寒仍喜報餘馨天工未擬
藏遺巧物態何曾有遁形散策便思穿窈窕沉釣真

苦寒
作寒
芳

水作永

欲釣清冷已看袖裡携東海端向籬中得畫屏半世
生涯皆福地不妨歸更侍祠庭余前後領榮福明道
洞霄宮祠九任二十
一年時方又
上章乞歸

方參議用前韵記嘗過余石林次韵答之

不復襄陽寫孟亭草齋人道是丹青那知客自從文
舉但恠山能養伯何齡世味無多真潦倒歸心欲寄每
丁寧遙聞徑竹添新影更想岩花作遠馨夜鶴未應
真怨別江鷗須信久忘形地偏故遂淵明遠風好常

隨禦寇冷癡坐正憐塵滿案醉眠終倚石為屏瀛洲
學士煩追賦尚記滄波換洞庭下山後即太湖正與洞庭東西兩山相望

徽宗皇帝挽歌詞五首

直作真。

制作三王舊憂勤一紀餘豈惟成禮樂直欲混車書
黼宸猶丹陛暇輪忽紫虛帝鄉歸路穩無復顧棲居
帝業承瓜瓞天倫映棗華千金垂接統四海自為家
畢卸終何恨蒼梧逸激已餘廟堦驚指顧行路泣悲茄
脫從初無戀遺弓故不忘金盤徒自聳玉椀且深藏

塲作塊

憲下道上誤衍
一句此不誤

付托歸真主經營有舊章栢城森渭水空愧寢中郎
卜宅軒臺近因山禹穴深綴衣鷲在匣黃屋本無心
海濶青雲隔天高白日沉秋風無馬跡惆悵屬車音
浴殿陪書詔甘泉聒侍臣虛傳遊帝所不復從時巡
効死終何日餘生漫此身攀髯如已矣揮涕洒江濱

哭趙叔問

劉氏盤石宗略分天下半斯文獨更生落二分族冠
探書到千古極意在理亂故宜蕭長倩憂國共長美

公。

君作居

脩作條

稍作愁

口為為作馬

訃 覆

我懷崇蘭君多學真一貫束髮踵履儒長繁媚空案
胸中行秘書領畧能默斷理光久不暴玉石終自判
中年立周行杞梓見脩幹雍容視出處未可亟招喚
坐令護都水不特美先漢荷囊侍丹宸正訝歸稍緩
胡馬口為彙天閑一往謝羈絆黃爐閉白玉萬事風雨散
計未為失声涕落傷老伴孰知錦囊心無復銀鈎腕
柯山聊何許日月換已忽平生渾金質反處要熟看
口寶琢寒泓誰口撫遺玩尚有千字碑臨風寄長嘆

墟

叔問三衢新居方崇蘭亭字畫枕妙蓄硯
甚富皆奇程致道作理銘叙其事甚詳

銘

賜研銘

紹興己未六月臣某待罪建康之明年 皇帝以所

嘗御硯賜臣某謹再拜稽首而為之銘曰

咸池之淵金鈎所直發為天地口辨令攸出惟泰山雲

膚寸萬方帝澤之儲而臣之藏

新坑端石硯銘

金作奎

初

望之盎然不耀其光即之瓘然不暴其剛下巖之澤
竭取之其陽是為雲者仍耶猶以見其祖之良

李師蘭硯銘

劇 挹

靡之忽刻抱之勿槁毋慢其藏不貪之寶

晁激仲琴硯銘

拱 弦

鳴不為球映不為璧有軫匪絃寓此盈尺孰謂大者

訖藏無聲勉子筆端發其鏗轟

二井銘

紹興壬戌六月甲子建康府新作二井于州治前銘

曰

予者不窮取者不爭用惠我民以安其生毋瀆其煩

毋厭其多我民宵之視彼濤波

無右字

右左銘

吏之勤民如井日劬民之從吏如井日趨惟吏與民

毋或自戾敞則甃以閱百世

右右銘

之

似庵銘

草堂東北隅有地四丈結茅為小庵時方求歸未遂
或曰甚有似予吾廬也而名似庵而為之銘曰
惟大匪肖其似者誰曰似之非我敢期穹然覆孟
甚狹而廣請視吾廬為一為兩

贊

東山圖贊

龍眠李伯時畫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

膏

間作間

因

像作東山圖玄度超然萬物之表見于眉睫逸少藏
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安石虜瘦秀澤著履反首與
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如相酬酢皆得其意
于俯仰走趨之間筆墨間遠妙絕一時無住道人少
規模伯時為余臨寫真鷹殆不可辨更數十歲安知
天下不有而時伯自各為之贊曰
揚眉軒然意軼萬里亦將焉往而竟斯至曰遠遊者
以是為遊疾走息陰彼將安休

姥 戴

右許玄度

翰墨之娛以寫萬變不償一老姥咲戴山扇袖手從觀縱
我行故違豈以懷祖樂此逶迤

右王逸少

韞玉于山燁然不枯我觀此容非山澤儒却顧何為
東山之陟如何淮淝乃折此履

右謝安石

一世所輒顛倒軒裳是身何依獨委支郎從容三人

驅

亦躡其後人誰無言聊一舉手

右支道林

法眼禪師真贊

八萬四千大悲寶目問此多目孰為正觀惟阿那律
無目而視問此真目畢竟安在是法眼者猶為金屑
有法無眼有眼無法稽首道師五蘊皆絕悲觀慈觀
等大圓鏡頽然方牀如夢中事山河大地一切消隕

道作尊

寂

建康集三
字在居士
下

建康集石林居士卷之二終

校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三
書後

書高居實集後

余

元祐末會與居實同舉進士試春官教往來舅氏晁

無咎家時張文潛為右史二公一時後進所推尊每

得居實文皆擊節稱賞不已居實試別頭文潛遣主

文居實果擢第一胡右丞光宗夫見其所賦主聖臣直

聲言于衆曰此豈賦也殆有韵陸宣公奏議尔時國

光作叙

憶作奇

容作容誤

論頗厭文弊初復唐宏辭科居實手中選復為第一
 于是名稱日聞已而坐工書排党論文不得調卒邑
 邑不得志以死余後不復見居實然問有出其所為
 詩文者每見每憶始天下名文章稱無咎文潛曰晁
 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衍靖深獨居
 賢得已于言者三公各以所長名家不以相易而文氣和而思遠言約而理暢超然常出事物之
 外而觀者每有餘味故人以為似文潛紹興己未余
 守建康居實之子紹持其遺文一編相示兵火散亡

字作章

之餘所存蓋十一覽之太息追數往游俯仰如前日
 事居實之志既不得伸于生以著後世者惟其文字
 又不幸不得盡傳于後為可哀已乃書其後歸之且
 以嘉紹之能不墜其業也

書明皇吹簫圖後

此周昉画家舊有南唐摹本筆跡如屈髮今亡之矣
 其傍有海棠一株亭王坐其左執板者黃幡綽也此
 本出梁仲謨家僅存其五六尔明皇末年暇口豫自造

口作時

但如畫中亦安得有馬鬼事也紹興庚申二月十二日夕陰初晴為山亭與何彥發同觀

書鄧氏志

欽宗諱同

曾祖陰總詩後

某初任為丹徒尉獲拜忠公齒尚少辱引與論當世事及立朝行已大方諄々累百言教如訓子弟至今不敢墜也今觀此詩知公之節有自來矣而復能推其所以與人不独私其身君子之愛人有若是乎人惟不知陰德故以善為不足為而不為以不善為

可為而無不為是欺天也陳平自謂多陰謀後世即廢至曾孫何果失國後力營之終不復得而于公以决獄之故責報于定國如執左契取寓物天人之間此特其小者耳忠公碩大光顯既已有驗于前而位不配德臧孫達方將有後于魯此書不但鄧氏傳寶其家願與天下強為善者共之也

書傷寒治要後

王仲予人物高勝雖貴公子超然不犯世故居官數

又作九

人作子

審下是上
空八格

自免博學多聞又長于醫及與前世姜昌言常頴士
來道方諸人游嘗云疾之傷寒所在無歲不罹其患
然治法有證傳于經絡効于日數者不可差以毫厘
張仲景書在世如法家有刑統苟用之皆當可使天
下無冤人而庸醫多不解其見于形候者亦不盡審
是既不能用法又不能察情以故殺人不知其幾何
因推仲景書作傷寒證治法明隱奧雜前載教人議
論相與折衷又恐流俗不可徧曉復取其簡直明白人

原作旁

十

其作此

讀而可知者刊為治要曰苟能原疾之所從來而驗
之以候按吾書而用之雖不問醫士可得八九此仁
人之用心也余嘗病東南醫尤不通仲景術及為鏤
版與眾共之使家藏此書人悟其術豈特無冤人而
已調獲之不失其宜服餌之不失其節雖使至于無
刑可也賢者尚無忽

獅

書陸探微師子畫贊後

陸生板画天下惟此本初留建康境中唐太和間李

文饒鎮浙西徙之鎮江甘露寺余猶及見烏元符初
甘露火板亦隨燼常恨絕跡世不復見忽有得東坡
所摹以獻會府治草堂成因傳寫為照壁屏之陰筆
墨之妙雖不可追然尚可想其彷彿亦以存建康故
事之一云

書方勺雲茅漫錄後

仁声余少時識之場屋中博學多文不專為舉子文
詞尤刻意作詩客揚州帥丞相蘇公子容厚禮之喜

聞

此

交當世名士過其所合傾家資具饌歌呼飲酒窮日
夜士亦以樂從之游家坐是貧仁声不悔也既老結
廬吳興西溪之上因誦杜子美詩至何時一茅屋送
老白雲邊欣然以為與其意會乃名其居曰雲茅菴
平生詩文甚多皆隨手散去不復錄獨取近歲所存
藁次為雲茅漫錄十卷會鎮建康仁声年七十六矣
間聞自吳興特來見余意氣尚不衰曰吾亦安用此
尚使後來居是溪者知有吾姓名尔兵興以來四方

余

即作鄉

白 瘠 返

游舊零落殆盡存者不過三四人仁声又居同郡時
數、往來其可無一言然仁声有言嘗從方士得服
氣煉形法其貌瘦而不枯風月勝時好事者能數載
酒往其為雲茅之儲固未已也乃書其^以端之

書唐弼告後

右晋州刺史李弼告紙書字細如蠅頭皆已漫滅其
僅可辨者如此余見唐告多矣未有以紙書者按唐
書高祖之子道王元慶第二子曰東安公壽州刺史

其
下有
後字

弼乾封元年高宗之十七年計之正當其時則弼者
元慶之子也其後書司列太常伯闕守司列少常伯
安期右肅機業者高宗龍朔二年改尚書省曰中臺
以吏部尚書為司列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左右丞
為左右肅機而紀書麟德元年八月以司列太常伯
劉祥道兼右相十二月祥德罷後二年為乾封元年
則司列太常伯闕者自祥道罷後未嘗除人也李百
藥傳子安期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司列少常伯則

安期者百藥之子李安期也皆與史合帝嘗責侍臣不能進賢眾不敢對安期曰天下至廣不可謂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引皆劾為朋黨所以人爭噤默因勸帝忘親讎惟才是用帝納之尋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而紀乃書乾封二年以東臺侍郎李安期同東西臺三品安期蓋自司列少常伯遷檢校東臺侍郎為同三品非自東臺侍郎遷紀失之也獨右肅機不知為何人安期之言美矣今所書名案然覽

之猶若見其人不獨數百載物為可貴也

書唐李氏告後

右唐告五通藏鎮江金壇縣李氏子康家康自言系出唐景皇帝後于康為十五代祖景皇帝長子大鄭孝王亮生襄邑恭王神符神符之子廣川郡公義範義範之子汾州刺史暹暹生朝朝生儀儀生叢叢生再思再思後改名真自暹而下皆有其告紹興二年某初守建康時康之叔祖恪持暹汾州刺史朝成紀

今儀臨安尉真湖州錄事參軍四告詣府援赦求推
恩後七年某復為守訪之康則兵火之餘皆已散亡
所存惟儀臨安尉一告而康別出朝政徵事郎叢為
宣慰使與其母劉氏贈告三通唐制凡告中書省官
皆具姓名門下尚書省則但書名而不具姓今告亦
有當見而殘缺者以唐書考之朝告左丞相集賢學
士臣右丞相廣平郡開國公臣而皆缺其名者告為
開元十八年按宋璟傳開元十七年璟為右丞相張

說為左丞相則當為張說宋璟宰相表書璟自七年
罷黃門監為開府儀同三司說自十四年罷兼中書
令為丞相訖十八年不復書蓋表失之也吏部侍郎
景先者許景先也林甫者李林甫也守尚書令虛心
者韋虛心也李儀告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希逸者侯
希逸也吏部侍郎說尚書右丞邕者告為建中元年
疑當為邵說辭邕而本傳不載叢告檢校司徒兼中
書令臣使而缺其名者白敏中也敏中時為鳳翔節

度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在中書者告為咸通二年疑當是夏侯孜按宰相表咸通元年孜以平章事
中書侍郎為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二年猶在位而
史誤以禮部為兵部爾吏部侍郎處誨權知吏部侍郎
做尚書右丞詢者疑當為鄭處誨蕭做沈詢本傳
亦不載蓋職官遷次或無事可紀則史不盡書皆可
補史之遺誤恪先持李暹告上有宋璟書名大如掌
用筆勁利猶可見其剛直不屈之氣惜乎今已亡矣

論

蘇秦論

夫天下是非存亡有當于理不幸言非其人後世遂
併其說廢之而不察者蘇秦是也春秋之後諸侯相
兼一變而為戰國戰國之別六韓趙魏者晉之所分
而齊楚燕則其舊國也方春秋時齊小白始伯孔子
書於春秋不少假焉至與其弟子從容論管仲則曰
齊小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則小白管仲之功吾先君子豈少之哉小白沒宋襄公圖伯欲假仁義行之而不成鹿上之盟固已貶矣而晉重耳復興戰城濮會踐土遂與召陵之盟並錄終春秋世主盟中國者皆不能外晉孔子區區于二伯凡以為楚也秦亦是蠻夷之國自穆公闢西戎拓地數千里十四傳而為獻公復修穆公之政敗晉石門天子賀以黼黻浸以盛大孝公繼之得商鞅以富強而周益弱東望遂

有吞天下之心當是之時天下何止被髮左衽之憂而已乎諸侯有能合力以拒秦者固孔子之所與也孝公之十九年周致伯于秦諸侯畢賀齊楚韓魏燕五大國皆北面委已而朝之其不至者惟燕爾此豈特楚成王之比天下固已去周而事秦矣而蘇秦獨自燕入趙為從說以說諸侯諸侯翻然大悟瞋目扼腕無不欲被甲持刃加兵于秦之境使其間有一小白外率諸侯以問秦罪內相與共獎王室則蘇秦與

管仲何如哉惜乎其學出於揣摩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復無常不守一道度其隙苟可入者則為之此揣摩之術也故始求說周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求說秦秦孝公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幸燕文侯適合而從說行其所以說周者吾不能知若秦孝公而聽之則必先為衡說以啗六國何有于周此蘇秦之所以取死也嗟夫方蘇秦用事孟子蓋亦往來乎梁惠王齊宣王之間威文之事管晏之功固孟子之

所諱也當世之君能用孟子則復何言不然與其坐斃六國併周而滅之孰若推蘇秦之說用之以道則六國未必遽亡六國未遽亡則秦必不敢肆秦不敢肆則周必可以少延以待興者蘇秦雖與為管仲可也故以孟子論蘇秦則蘇秦為罪人君子所不道以管仲論蘇秦則秦之說不可廢仁人志士或將取之世乃槩列為從橫家夫從人之與衡人相去遠矣太史公言張儀之惡甚於蘇秦不欲使秦獨蒙惡聲故

詳著其行事儀秦之別曾何足相重輕吾姑自其說
言之云爾

范增論

項羽既死其一時謀臣策士或中或不中或不
幸不見用皆不可見後世所共知惟一范增羽既不
用增計而敗故議者皆惜增不能用于漢當與良平
相後先而高帝亦自謂羽有增不能用所以為我擒
以予觀增豈可與取天下者哉徒捷給果敢略見事

幾能決目前勝負之人爾其實不根義理非以長慮
遠謀今日不為明日計者也何以知其然始增以奇
計見項梁首勸梁為楚後立懷王以為國滅無罪楚
人之所以深怨也然未幾羽遷懷王殺之而增不諫
不知增本意識哀楚欲與之邪姑假以勝秦邪誠哀
楚欲與之使羽果率諸侯誅秦一天下不有其功北
面而臣之乎必不能也若姑假之以勝秦則旋立之
旋殺之此豈為明日計者哉安陽之留宋義未為失

計何遽至於誅特羽不肯為之下欲奪而取其位增
為末將宜預謀其間高帝鴻門入謝復欲使項莊殺
帝坐中則增所以佐羽使得志者如是而已至羽院
秦二十萬餘人增復無一言異乎張良佐高帝約法
三章也夫忌其人則殺之畏其眾則阬之雖得天下
其可畏乎增既無以圖高帝者遂以巴蜀險遠遷之
漢中欲使高帝委已聽命而羽坐據中原彼視高帝
土木偶人則可耳此與兒童之見何異高帝既復破

三秦而東宜羽薄其言不用此陳平所以得間之也
嗟夫灞上之會有項伯之親張良能使泄其情以附
漢而羽不知滎陽之圍有鍾離昧等將陳平能使行
其間以攜楚而羽不悟烏在增為謀臣也天下多事
豪傑競起不過爭欲為帝爾況秦之末誠欲自得之
則求其人以為輔苟可以得天下者無不為而天下
斯至矣已不敢自取則擇人而輔之苟可以得天下
者無不言而天下斯有歸焉懷王之失楚未見其可

必復者何有於天下增初自以為奇者但以勝秦非以興楚卒之素服奔喪率諸侯兵共誅殺義帝者而項羽遂滅蓋適足為高帝之資也張良初以所得太公兵法說高帝帝喜常用其策良以為沛公殆天授陳平雖非良比然亦謂高帝待士之嫚而少禮羽不能行功賞為所短而教之更用其長後雖不免詐而其始未失為正也士不聞君子之道久矣得其道而躬行之為上三代王者之佐是也略依其道而用之

以權猶不失其正為次五伯之佐是也張良近之假其道以濟其權不得于義有不暇顧而不失其成功為下戰國策士之善者是也陳平近之增曾不得在此列若以為張儀蘇代之間則優為之矣

續養生論上

天地造化之理自未始有物之前不可得而名矣既已有物聖人強謂之太極而易又先焉故曰易有太極易亦名也而不可謂之物故在太極之先而包太

建康集卷三
極太極者將麗乎行合陰陽二氣而生萬物者也先
天地而生故與易同冥于上後天地而易故與兩儀
並立於下則兩儀者又合天地陰陽而命之者也有
陰有陽其久必動其動必交有乎始必有乎終始者
少也終者老也于是有少陰少陽老陰老陽又裂而
為四分之為上下別之為左右而四象見矣有四象
則土不期生而自位乎其中此所以為五行者也夫
惟五行生于四象四象生于兩儀兩儀生于太極太

極生于易則易者超出乎有物之外不可以氣言故
不曰陰陽不可以形言故不曰天地不可以數言故
不曰兩儀不可以位言故不曰四象常周流於氣形
與數與位之間日夜運而不息此新新不窮無復而
弊之所以自本自根為長且久者也老莊知之或言
自古以固存或言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天地網緼萬
物化醇男女會避高宗諱精萬物化生一人之身並受父
母之真精則通乎物之所造者與太極等別乎陰陽

之在我者與兩儀配是故天以一生而地成之以六
者為水地以二生而天成之以七者為火天三地八
之為木地四天九之為金亦若是而心腎肝肺脾各
以次見土處於中分而寄王此五行之在人者也上
古之人虛無恬淡不為物傷其真精全以日夜自運
而不息豈有天闕而不盡其天年者乎黃帝書論上
古天真未有不得其壽者也世道交喪欲惡萌生真
精之所受無有知其然者內耗於喜怒哀樂外窘于

寒暑濕燥五行不知其所安則五臟不知其所養于
是百病交起隨其所受而浸壞小亂絡脈大廢支體
則雖欲其生不可得矣至人為神仙還元之說將以
救之于其末也而昧者不察反以長生不死為己利
燕昭王秦始皇漢武帝遂皆欲以其勢力方術取之
而詭譎妄誕之徒爭迎其私枝離曼衍立為戶牖階
梯不勝其繁萃莫之驗議者因欲盡廢以為不足信
則亦不度本矣夫吾身即天地也天地之長久即陰

陽五行各得其正日夜運而不息者也陰陽五行日夜運而不息即造物之自然未有為之留礙者也逆而推之雖不可與天地並生凡天地之所以長久者亦必有道此非不死之言不為橫死之言也

續養生論中

五行之在人其要不過乎心腎而肝肺佐之脾者四臟之所會也五行水先生而火次之故五臟腎先生也而心次之腎之在人猶其為天下國家者而心則

其君也以腎為垂統創業之事先立于不傾之地增培之日固則以為發號出令之王分命其眾各司其守而不相亂故養生者必通乎物之所造常使其心虛靜無為秋毫不容其間心得其養而水自降謂之龍水下流于腎堅而成藥謂之虎此吾之真龍虎與天地配者也心生而肝次之居於吾左而木在焉肝生而肺次之居于吾右而金在焉水火位乎上下金木位乎左右是亦天地之四象往來相與為用而土

亦不期生而生乎其間故東方之肝木亦謂之青龍
西方之肺金亦謂之白虎木生火肝之青龍運而必
歸于心金生水肺之白虎運而必歸于腎此以子從
母而佐心腎循道之序而順行者也肝木之青龍歸
于心木火合而心氣王其降而為水內丹之始也猶
乾之知太始故易震為龍乾六爻亦為龍此二龍之
別也肺金之白虎歸于腎金水合而腎氣盛其堅而
為藥者內丹之成也猶坤之作成物故禮以白琥禮

西方而飛鹽取其北方潤下之味亦象虎此二虎之
別也人之有是身惟液與氣自涕唾便溺凡濕相所
見無非液也而肝為之府故凡液謂之汞合言之曰
汞龍自蹶者趨者凡物動相所見無非氣也而肺為
之門故凡氣謂之鉛合言之曰鉛虎汞龍鉛虎不能
自為用故以佐心腎而心之龍腎之虎汞鉛不足以
言之真精之藏有太極之道焉離雖屬火心之所養
既降於腎化而為水故心之龍亦可以言水周官繪

事水以龍以此則龍者木與水之兩名也坎雖屬水
腎之所升既接于心化而為火則腎之虎亦可以言
火易巽在東南而風從虎以此則虎者金與水之兩
名也木以歸心火為順心之龍乃反生于木金以歸
腎水為順腎之虎乃反生于金古之達者所謂龍從
火中出虎向水中生為顛倒而不順行者是其為五
行之妙用相克相成新新而不窮者歟此養生之道
幾矣

續養生論下

予既為養生之說一本于易其最簡直易明者以心
腎為乾坤則泰否二卦是已以水火為離坎則既濟
未濟二卦是已而孔子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茲非水火之真理乎乃知是伏羲皇帝以來未有不
出于此道者特其為世教不專于養生云爾至老氏
始揭而出之以為道家之宗老氏八十一章其谷神
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

用之不勤一章尤為深切而為其學者徒知誦之未
有得其旨者也余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繼言萬物王侯然後知所為谷
神者在天地之間萬物所同有而人為之靈王侯者
人之貴者也因為申之以實余前二篇之言凡老氏
之道皆以虛靜柔弱為本而虛靜柔弱必以谷神言
之故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又曰上德若谷而
論下流則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

以靜勝壯以靜為下又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
其善下之也自有形而觀萬物之虛孰非谷乎谷之
能虛以不與物爭而得一也然物至受之聲音之來
無有不報而吾未嘗作則必有為之盈者矣乃神之
靈不以自見而無往不在惟虛得之全是谷之虛必
充于神之靈必舍于谷茲其為谷神者歟其在於
人心覆乎上吾以為天腎承乎下吾以為地處乎心
腎之中而虛者亦谷也而心火之龍腎水之虎日夜

交際以運乎其中茲亦吾之所為谷神者也玄北方之色也北下流而生物者也夫神盈于谷亦可以不死矣然離坎之交以致其乾坤之用者皆本于息而出納于鼻鼻者又玄北之門也玄北以谷神為息以鼻為門養生者必調其息惟虛靜柔弱不與物爭則其藏甚深其出甚微眾人之喉真人之踵於是分矣悠然往來僅有而非亡者謂之綿綿若存吾何用力而勤乎水火之交不勤而神水自降茲謂天地相合

乃降甘露谷神實有之是以歲月積而謂內丹內丹之狀不可見也要是凝結而堅深根固蒂可恃以為不死者也由是而轉自一而七自七而九以法陽數轉足而丹成此方士之言白金丹砂黃芽白雪嬰兒姹女之辨大抵取數于金以表其堅皆謂之鉛因鉛而推之皆謂之虎學者惟不悟二龍二虎之異而亂其名故繁雜錯迕雖得之于始未有不失于末也至于假易六十四卦取其三百六十爻當期之日以為

進火退火之候既又云是不足為也則以六十卦朝
莫用其二卦月一周之謂之以月奪年既又曰是亦
不足為也則以乾坤二卦自子至亥日以周之謂之
以日奪月要不出乎陰陽以時升降姑以為術則可
而知性命之理者不論也

序

程致道一行

前多序字目
一行

紹聖末余官

丹徒信安程

致道為吳江

尉有持其文

示余者心固愛

之願請交未

能也政和間

余自翰苑

問

程致道集序上調

有此行

罷領宮詞居吳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不
得調寓家于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有不獨
見于其文者即為移書當路論以言求士孰不幸因
此自表見其趣各不同若槩論其過一亦不復錄天
下士凡何可以盡棄之乎并上其文數十篇宰相見凡是
而嘆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會有聞之者驚聞
復得閑秩然宰相知之未已也宣和初復召入館稍
遷為郎議者翕然始恨得之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

擅

亦

雖

侍從為天子掌制命文章權一時蓋嘗論當孔子時
 固已患直道為難行而毀譽之不可信然人之有善
 君子未嘗不樂道其得譽常多至居下流天下之惡
 必歸焉其毀之者必眾則直道難不可盡行于天下
 而天下終不能廢直道方致道齟齬于初一無夫搖
 之不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厚善亦莫敢不
 謂然其善之效吹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
 義而絳緯錯綜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至

休

直誤且
屈誤屬

於詩章兼得唐中葉以前名士眾休晚而在朝雖不
 久過所建明尤偉蓋其為人剛介自信擇于理者明
 所行寧失之隘不肯少眩以從物是以善類皆相與
 推先惟恐失雖有不樂之者亦不敢秋毫加病君子
 直道之不可終屈也嘗衰次平生所為文欲屬余為
 序會兵興不果後遇大棘棄殆盡稍復訪集尚得十
 四五而益以近所著為四十卷夫天既以是假致道
 矣乃不使盡暴其所長病痺杜門里中且十年豈在

欲誤故
待上有不字

人者犹可以力致而天反不能相之與不可知也紹
興十年詔重修哲宗史復起致道領其事力辭疾不
拜而以其前欲屬余者請之堅其致道之文固待余
言而後著也乃先眾人而知之深者莫若余乃為論
其本末歸之致道名俱今為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
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云

其作甚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三終

校

丙辰四月廿日南臺書院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四

記

紬書閣記

孔子曰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古之君子未嘗一
日不學也。故傳記告高宗亦曰：念終始典于學而譬
學于殖，不殖將落者厚。伯魯之所憂也。建康承平時
號文物都會，紹興初余為守官大兵之後，屯戍連營
城郭鬱為榛莽，無復儒衣冠。蓋嘗求周易無從得于

原傳說

其作集

授

尚作而未下
有育字
亂

其餘

是凜然惧俎豆之將墜勉營理學校延其諸生得軍
賦餘緡六百萬以受學官使刊六經後七年余復領
留鑰市廛五方雜居生聚之盛雖非前日比然詢漢
唐諸史尚未也顧余老且荒廢亦安所事簡策念之
初去孔子氏尚未遠一更秦亂而書亡五十一篇詩
亡六篇周禮各官盡亡經且如是而况其他屋壁之
藏幸得保有餘其至于今尚存者學士大夫相與扶
持傳習之教也今四方取向所亡散書稍、鏤板漸

漢

方

多好事者宜當分廣其藏以備萬一公厨適有羨錢
二百萬不敢他費乃用漏售經史諸書凡得若干卷
廳事西北隅有隙地三丈有奇作別室上為重屋以
遠卑濕為之藏而著其籍于有司退食之暇素習未
忘或時以展誦因取太史公金匱石室之意名之曰
紬書閣而列其藏之目於左右後有同志日月增益
之愈久當愈多亦足夙示示吾僚使知仕不可不勉于
學干戈將息而文治興有民人社稷者亦皆思讀書

無重得罪於吾先君子之言云

府事記

先王以武定天下必以文終之江漢宣王南征之詩也其言甲兵車馬之盛備矣至于末乃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治道豈不有本末乎衛靈公問陳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子豈以軍旅為不足學哉以為知所以為俎豆則軍旅無不可為雖曰戎戰則克可也漢高帝悉定楚地獨魯不下

兵。

引天下兵欲屠之魯中諸儒尚誦誦習禮絃歌之音不絕遂不敢加而待其服夫道之行固有不期然而然者孰謂魯諸儒而能折高帝推而上之舜干舜羽而有苗格謂之誕敷文德無足恠者蓋禮義之在人

亂。

心莫不皆有苟未至于絕滅不幸喪失雖至于犯上作亂徐返其本亦必悔而知變善為治者可待之以變而得所向不可期之以絕滅而終不返則文德其可一旦廢于天下乎學校固禮義之所從出而斯文

之所先也建康領江左八州之地于東南為大都會
異時文獻甲于他方舊有學在州之巽隅更罹兵火
城郭鞠為丘墟獨學宮巋然僅存顏垣敗壁毀壓相
藉生徒奔散博士倚席不誦紹興二年某始以安撫
大使分鎮方時自淮以北裂為盜區蜂屯豕突鼙鼓
相聞蓋欲葺而未暇後七年大駕還錢塘詔以建康
為留都蒙恩復昇居守視事之明年輯寧荒殘流已
稍復民益安業于是喟然曰可以有是于學矣乃命

撤關軒

其屬因舊址畫徹而新之起己未孟冬訖庚申仲春
凡五月為屋百二十有五間壁其南向以面秦淮增
斥誦庭別列置齋廬高明爽塏固有加于前不後下不陋侈
不及庖園罔不畢具既又作小學于大門之東復命
有司訊典禮正祭器作新冕黼皆中程式覈其由
之在屬邑農民耕者千九百十五畝歲入其賦為米
若干與麥五百四十斛有奇坊之得自酤者三區歲
入其課為錢百八十萬有奇地之占府城得佃而居

爲

丁

西作兩

者八十有五所歲入其租而錢六百七十五萬有奇
各為圖籍以時輸之凡廩給之費無有欺匿乃以上
下釋奠于先聖前期率郡執事齋于西序蓋諸生無
不從視滌省牲惟謹味且夙與籩豆在列肴酒靜嘉
幣篚潔嚴史告時至以次就位且笏垂紳珮玉鏗鏘
降登伏與卒事無違禮成受釐躋爵于阼觀者數百
人皆駭其所未見無不太息感動退而揖所與祭者
而告曰嗚呼子矜之作鄭人之所恥也是不知在鄭

正

齊

無其字

天

列

何公然傳載然明欲毀鄉校子產不可則當具子產
時鄉校蓋復存是鄭之學未嘗終廢有子產則能與
之焉四方用兵踰十年學校之力于郡國者其亡與
存我不敢知唯夫子以仁義勤儉治天下克復大業
願與中外休息還之承平者蓋終日不忘也上帝監
觀亦能歸我河南之地兵革漸息惟舜宣王之德于
茲將與吾邦第陪都視定鼎郊廓寔為宗周是亦風
他之首其復有學自今始肉食者其可不推子產之

為鄭以求先聖眷、俎豆之意相與先後輔成吾君
之志布衣韋帶亦必有宏遠英偉之士拔于草萊接
踵繼起由是而出以共濟一世者子大夫尚勉之皆
曰唯遂為記刻之石後來者其有攷焉

建康掩骼記

建康承平時民之籍于坊郭以口計者十七萬有奇
流寓商旅游子往來不與建安已酉冬虜既大入十
一月壬戌南渡自深水徑趣浙留其偽太師張真奴

軍作軍

分兵五百薄建康宰相杜充率麾下北去知府事陳
邦光以城降虜由是未盡肆其虐別築城于西南隅
以居取城中器械子女金帛儲之禁吾民毋得出州
城明年夏回自浙東五月復至建康與所留兵合丙
午入城始料其強壯與官吏以兵圍守于州之正覺
寺散取老弱之遺者悉殺之縱火大掠越三日府事
民廬皆盡乃擁眾去凡驅而與俱者十之五逃而免
者十之一死于鋒鏑擄者蓋十之四城中頭顱手

年

二作一
之

足相枕藉血流通道傷殘宛轉于煨燼之間猶有數
日而後絕者官軍繼收復又二十烏鳶所殘風雨所
蝕阡陌海渠暴骨皆充斥行者更踐處居者雜以起
與瓦礫荆榛相半也紹興辛亥天子在會稽秋大
饗明堂詔凡虜所破州縣暴骨之未殮者官為募為
僧若道者收瘞累數之^至二百則得度于是州之寺五
得其肄業精勤者二十人益以貧民之餓者食而佐
之度城西隅高原隙地各為穴以待藏出羨穀二百

較

斛錢三百萬以給費為籍日較其所獲以時檢察之
人欣然將樂效力閱十九日得全体四千六百八十
有七斷折殘毀不可計以全者又七八萬以次入于
穴而城中之骸畧盡十二月甲子遂瘞虜之殘酷不
道載籍以來未之有也惟天子仁聖將為期民請
命于上帝而不得則猶欲及其既腐之餘首文王葬
枯骨而天下歸心其葬未必廣也推其所葬以及其
所不葬而天下知其可以王矣秦穆公越國而伐人

音

之不重必
作共
以

及其敗也能封其尸君子執許以霸天生斯民必使
之生養蕃息以厚其終禍福與奪定將听之其曰得
乎丘民可以為天子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者名
之曰好生之德然則自虜荐食中國奪天之所厚而
殘之蓋不為量數而吾天子方推其所以好生者
一二而收之于後天同享之矣合此億兆無辜之
冤則亦必有聞者虜之亡其無日乎凡穴深廣皆二
丈以其四之三歲骨其一寔于土其上封皆高一丈

凡

冢役

在西門清涼寺之南茶山之下者二北門張王廟之
西北麟地山之下者二南門官道之西越臺之下者
二東門官道之北齊安寺之西者二合八家督後者
兵馬鈐轄拱衛大夫寧州防禦使張禧都巡撫武翼
郎王利檢察者安撫大使司准備差遣奉議郎安自
求迪功郎沈正路三舉以狀上尚書明年二月禮部
給牒而度者華藏寺五人能仁寺五人保寧寺五人
清涼寺三人壽寧寺二人

建康府保寧寺輪藏記

反。

一無為字

猶。

維摩氏極天下之辨而反之于默其為法名之曰不
二夫不二即一也不言其一而言不二豈以為猶為
有在者放道未始有二也既以有物不得不裂為二
彼自為二而吾強欲一之必有廢其一以成其二者
非道之全也要有非一而不二者存焉尔何特維摩
氏為然孔子曰有鄙夫問于我空々如也我叩其兩
端而竭焉空々云者豈有物寔之者哉然有意其墮

于一也則叩之以兩端蓋維摩氏所謂不二法叩之
兩端而知其所解則以吾之所知證彼之所知可一
舉而盡矣之人也謂之鄙夫則可謂之君子則不可
佛以無所言而為一切衆生無所不言以為有言不
言是顛倒見以為無言不言是斷滅見孰能辨其非
一而不二者乎自漢永平為佛者始持其書入中國
由晋宋歷唐至于今不絕梵語華言更相發明傳其
學者又從而申衍之其說遂充滿天下輯而藏之皆

今。

以。

至作在

極。

當火。

設為峻宇高堂彫刻彩繪脩眾寶以為飾竭眾巧以
 為工苟可莊嚴者無不至梁普通復有異人為之轉
 輪以運之其致意深矣吾少時見四方為轉輪藏者
 無幾比年以來所至大都邑下至窮山深谷號為蘭
 若十而六七吹蠡伐鼓音聲相聞襁負金帛踵躡戶
 外可謂甚盛然未必皆達其言尊其教也施者假之
 以邀福造者因之以求利浸之日遠其本建康府保
 寧寺嘗承平時于江左為名刹更兵大廢久令長老

久廢

余。

正心下有者字

懷祖守其故址于煨燼之餘十有四年堂殿門廡追
 復其舊而一新之最後作轉輪藏余鎮建康時見其
 始經營後四年全歸石林祖以書來告曰藏成矣幸
 得記其本末祖蓋以王法眼傳其心其為人潔而通
 靖深而敏非徒以有為作佛事者也乃為推其師之
 言合諸儒之說正佛之所以言以曉世俗之弊祖當
 蓋以是振之夫方所言無則維摩氏之默如大向難
 等得道受記諸大弟子皆不任問病及其無所不言

益

則雖觀世音亦從聞所聞而入尔乃寺之興廢係其
時人之施舍係其力有不必記故不書

書為山亭石上

紹興辛酉正月兀朮以衆二十萬入寇壬戌度淮據
合肥二月辛未淮西宣撫使軍出征癸酉渡江是夕
敗賊前鋒壁歷陽丙子又敗之于舍山戊寅又敗之
于巢縣己卯又敗之辛巳復寇和州又敗之壬午又
敗之于全椒癸未甲申又連敗之于関口丙戌又敗

壁舍

之于仙宗丁亥又敗之于柘臯己丑遂敗兀朮于店
步復合肥庚寅王師入廬州賊尽遁淮奔乙未班師
乙卯獻俘于王所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葉某記
祝文

到任謁先聖文

某聞鄉飲之禮雖不足解平城之圍而魯又絃歌之
声或可以却秦盜文德之州久矣某學無所成干戈
之際再臨舊治潔齋歆謁有愧平生惟俎豆在剡延

人用列

見諸生追求在泮猷馘之意使無子於城闕之嘆猶不敢不勉惟先聖尚鑒臨之

到任謁諸廟文

某頃者待罪此邦初無以事神而和其民今去之又年上不以其不能詔俾復臨舊治而益之留鑰之重其有愧于神多矣強敵未殄民之彫瘵尚多往者不反而來者未知免蓋惕然未敢安惟陰陽一方用佑相其封守則神固有常德而某實預受其賜此猶竊

恃以苟朝夕者神尚顧之勿忘

祈雨寶公塔文

某入境問民疾苦皆曰自春雨澤僅足播種而未洽口五月不雨至于今未之將秀者蓋病矣比連日雖霑油雲之潤而境內猶不徧及閔之憂在于旦暮歷句不繼民則必有受其害者用是惕然不敢安惟至人無心典法皆一遠迓何擇孰非慈哀願於怵迫之情特施廣大之惠使民得益蘇于彫殘安甯之餘

無空格

與句

則某亦庶幾免咎于勉強蒞事之始誠意殫盡此言必聞

祈晴寶公塔文

陰。朝。同作回。

惟我邦人仰依法蔭迫窮赴愬凡有急而必歸琅厄更嘗蓋無求而不應今慈淫潦殆已弥旬苟期莫之未同必高卑之皆病願宏普濟俯鑒羣情萬億有藏亟被秋陽之暴十千並耦終償歲事之成庶俾豐稔益蘇彫瘵

祈晴諸廟文

興作輿

因。

去歲夏旱民力未蘇今春牛疫繼之南畝之艱亦已至矣而連月陰霖不已復將害于秋成方中原有興王師在塗調發屯戍無非出于民者歲或不稔公私皆病豈神重用之乎靈鑒不遠有禱必聞懇迫之言不待再三尚祈昭荅在此朝莫願同彫瘵均受神禧

謝晴寶公塔文

入。陰。春多雨俱有害于業感歸命控祈竄仰干于慈蔭

巫蒙昭格，盡掃陰霾。歲有麥禾，稍愈疲民之望。官藏困廩，更寬慢吏之憂。大施無邊，頌言莫罄。

謝晴諸廟文

某待罪此邦，歲月將再^周。凜然念民事之艱，未嘗終日敢忘。比以陰沴失常，預申虔請。不喻旬浹，卒荷鑒臨。寒氣既藏，陽光訖見。農夫之慶已若，有秋敢祈。荐于菲誠，尚有祈終于惠。

祈雨諸廟文

告

春茲江塢，例若愆^元。適惟做邑，雨澤以時。布種既周，秋成可望。尚頌霑霈，以訖有收。願推濟物之慈，更廣油雲之施。仍均遠近，咸獲豐穰。豈徒一邦獨受大賜，尚祈享鑒克諒菲誠。

再祈雨諸廟文

古者謂吁嗟求雨為雩，皆請于山川百源。而春秋得雨書大雩，皆在建午。建未建申之月，是知水旱豐凶，雖天有數，苟精意以禱山川之靈，亦必應之。某待罪

編。繫。

愆。

惟作推。

此邦無政及民于神之誅則已多矣重惟一方兵火之餘春夏以來雖幸穡事有周而亢陽為災時澤不繼而復困之蓋有不勝憂者用是惕然卧不安席詢口耆舊編宗于境內神祇昔魯僖公有憂民之心春秋歷月不雨則書而文公之怠歷時終一書豈惟不容于王法亦以見神厭其德而弗之福某之譴尤固無所逃若其區區未忘于民則尚惟聰明俯鑒朝莫之間賜以霑霈無俾重為民病乃罪罰當降于身則

不敢辭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崇。

膏。乳。

翔。

旱暵之憂慄々危懼編宗百神曾莫肯顧粵惟神龍呼吸雲霧是惟其職奔走往訢敢勤于行故此朝莫風馬在塗若聞指呼一雨三日潤壑流注焦槁盡與如手親拊敢曰時澤寔惟骨孔愧我不德孰逃神怒仰怀威灵自以民故奠葺拜賜尚弗我吐功成不言載肅徒御躬率邦人言餞于路鼓鍾嘲轟旂纛翩舞

神德在人既能既哺我獨何為永鑄肺腑
謝雨諸廟文

傾誠于

秋穀將登時雨不繼念驕陽之方亢恐失時和仰神
听之不遠輒頌城請潔躬以俟浹日干茲凜然朝夕
之憂弥切雲霓之望訖蒙霈澤惠以有年惟神念民
固重矜于久困願我德亦仰被于深仁庖酒告誠
廟貌如在永言思報不解愈恭

懈

祈晴諸廟文

窘

干作于

去歲夏旱害于秋成民害艱食日延頌而望幸免溝
壑者惟此二麥而已入春以來淫雨不正歲且三月
懼不克濟則乏絕之憂僅在旦莫敢以肴酒請于有
神莫憫彫殘稍回陰沴豈惟寬吏之責得以苟安亦
以戴神之休其將無已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兵戈之後十室九空公私所須惟在南畝苟或罹于
一歟即坐致于百艰幸茲春夏之交適獲雨暘之節

穗作穗

疲氓尽力布種稍周懼迫驕陽尚貧時澤敢祈覺力
重憫凋殘特紓愆元之憂賜以霑濡之惠遺秉滯穗
豈惟足一時婦子之求積廩高困庶以償十年溝壑
之患精誠所扣妙應無方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祭。干。菊
歷月不雨徧宗百神卒歲之憂僅在十日輒以吁嗟
之精仰于慈濟之仁爰舉舊章載迎遺像翕然雲霧
而見于崇朝霈以甘膏不踰于旬浹神龍效取帝命

敬

均。賜

不違救焦槁于垂成整彫殘于既弊敢以往來之相
竊窺妙智之功惟我邦人夙依慧蔭疾痛而呼父母
有感必聞沈溺而援舟航無求不獲自今以始不敢
懈虔尚念鄰邦犹多懇請法慈無礙豈爾疆此界之
殊民意所須皆東作西成之望願君此施普及含生

祈晴寶公塔文

情

江干下濕水潦所鍾春雨過期麥苗將病重軫勤民
之意敢忘先事之憂法施無方雖微不問民情所向

有請必聞願除陰沴之灾正時暘之氣庶安疲俗
復享豐年

祈雪諸庙文

日已至矣二麥在田嗣歲之須時雪未降方敢嚴疆事
民力尚艱懼迫常賜敢以預告願施霑渥以軫彫殘
區區此心屢干神听惟其終思無替厥初

祈雨諸庙文

某待罪此邦行三年矣無政及民而神每相之雨暘

祭川

以時歲有常秋故當艱難之際凋瘵稍蘇公私兼濟
皆神之賜也今准甸用師之後上方經理中原調
度所須孰非出于民者旬月以來常暘為沴宿麥將
刈谷種未播人以旱告是用惕然雖抱病不敢安于
室起而自請祭川以百灵曰斯民之困久矣天既
厭乱剪除妖孽克復王業遠在今日然必先得年而
後可濟其奔走從事相與祗承帝命豈惟群有司
之職神亦預有責焉尚此朝莫賜之餘澤使無失其

西成之望神之為貺蓋有待于他時者惟無替其常德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亢暘為孽必在春夏之交飢饉所憂常當師旅之後方准孺之罷警這雨澤之不時麥苗之涸朝夕是懼雖徧走羣望願竭吁嗟之求非婦依大雄孰恻慈悲之應仰憑覺力洞鑿惻憫其卒歲之危患以崇朝之施少安凋瘵兼濟公松

陽

預

叩
競

拜

陽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時暘之病仰慈大悲膏雨之施遂周浹日耒耜起海壑可逃雖宏濟之心無言可謝而迫窮之請有愧于中仰止灵山旋帟室室傾城邦賜莫寫斯民之誠行道載歡已卜豐年之慶惟其昭事願竭此心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比之亢暘往干時澤惠然肯臨為我心惻雲車始與百靈並趨浹日五雨無稿不蘇愧我非德何以拜賜

有乎必聞則惟神志徃錢于奎旗靈有光我心孔懷
曷日而忘惟天與君靡民不育惟我與神皆民之牧
願廣此心各竭幽明俾歲如茲永慰民生

祈雨寶公塔文

頃迎春耕控祈未幾茲緣民病復敢有言念此疲氓
方安舊業問口待哺惟茲耕耨之勤^力生撫循猶有
海墜之慮豈容仍歲不獲有秋已愆布種之期重軫
曠曠之責敢逃屢瀆曲冀垂慈法施無邊回未忘于

瘵。

終患危誠易感尚有俟于崇朝

祈雨諸廟文

布種失時民以病告雨暘之節惟神是司敢以吁嗟
之求而冒聰明之鑒誠意既迫在此旦莫之間靈貺
俯臨不唯指頌之^惠惠竭誠懇請指日為期

謝雨寶公塔文

民生孔艱自貽灾沴法施無盡終荷憫慈今茲踰月
之間屢控無年之懼卒霑大賜頓釋羣情難名廣大

之功惟切歸依之志

謝雨諸廟文

比迫農時亟以旱告亦既踰月將害稼盛卒蒙霑霈
之祥尽消枯槁之患仰非明德孰惻危誠報德之心
無物以稱有年之賜尚鑒勿忘繼自斯今益虔祇事
庶扶天造共保遺黎

祭文

徽宗皇帝祭文三首

安撫使

天步初艱為中原而遠狩帝鄉不遠傾率土以纏哀
逝聞靈御之還弥切遺弓之慕威容如在偉烈具存
泰帝王步驟之餘皆期力致接天地混沌之化独以
心成俄與無妄之灾莫測盖高之意雖神遊八極固
無尔界之殊而憂錫九齡終屈羣生之望臣頃持從
橐^橐嘗迎垂旒永懷未報之恩攀髯已遠徒抱無窮之

恋隕涕何追

建康府
留守司

應期撫運悼歷數之有終紹業承休仰威靈之如在
神遊不返伏衛未還爰追在宥之初嘗際承平之運
典章文物策方冊以俱存華夏垂夷莫海隅而咸服
豈期橫變禍起遐陬撫恒嶽以北巡既窮朔易越函
關而西度寧間流沙俄成脫履之遊莫極垂衣之化
臣拘靡郡級阻造靈輶泣血書辭固准名于大造銘
心戴德徒自結于孤忠

留守
建康府

玉。

汾

神凝帝所孰測真游澤在人心難忘禱慕望奎輿之
未復追土几之始馮力圖斯民寧憚戎車之駕歸格
藝祖莫聞清蹕之音痛裂五情哀纏九土載念憂功
之跡尤高繼述之功周歷更傳方賴延洪之緒堯仁
廣被尚懷愒密之思臣拘守封圻阻趨伏衛攬涕蒼
梧之野陳迺空存馳心汾水之陽餘生永已

祭謝侍郎文

任以學優業以志勤戎行四方所屆必群克踐斯言

落成

極此饋

夫誰易君如耕饒田既蓄既芸剪其蒿根待以雨露露
 及夫既登糜寔不貴如營大厦樸斲斧斤取材鳩工
 自楠及自栲連夫成落丹成獲惟文余初相從不寐載必興作欣
 豈曰避迨婚姻之云君亦謂我白太分肯獨我知
 扱彼澗芹一紀于茲世方糾紛顧瞻茫、邈真無垠
 孰極孰接蕩其殺氣孰闢孰除獵其麋麇中夜起難數
 卧不及折所謂自折衝豈惟三軍文武天子允集大勳
 擢君不次發其清勞豈弟之政人飽其饋温厚之誠

筋

士沐其醺胡不少留遽殞江濱奉訃失声心焉如焚
 五尺之旌三尺之墳已乎遂慈往者如雲豈無善類
 孰為猶薰嗟我老矣童頭驚筋念昔許我並鄰桑粉
 今几何時倏閱朝暉君不可還徒怀蒿蓀古今同然
 逝彼云、尚有此辭君乎尤聞

祭韓運使文

忠憲之德博厚温恭左右仁祖既有顯庸是生康公
 至于莊敏且其孫曾百世不泯侃、大夫莊敏之孫

晚

朋歛

盜然慈和克紹其門宣和丁亥從戎許下二十二年
如閱晝夜持節西來再見江瀕從遊凡人存者凋零
謂當周旋握手未几一病莫留遽告不起君說聞道
湛然虛明臨訣告我曠無遺情夢幻去來君亦何有
我獨悲傷哀此明舊劍以時服祭以家蔬君像在堂
甚瘠而癯味君之言僅隔晨夕殞涕陳辭尚君未食

祭周大夫文

文安手足同產五人其四先亡非君孰親石林藏山

既有作晚

知作智

同一雪嶺里百而近寔相為鄰我雖老矣未往莫頻
語言相聞意則甚真君既有言得妙谷神挾不死葯
可閱大椿云何不淑遽脫蹠塵幻化同然孔懷婚姻
四十三年如閱暝晨中間憂樂曷可具陳凌雲超然
一笑天鈞揆君之知寧計此身我何為淚落霑巾緘
辭萬哀百念酸辛

祭淨山主文

我葬先君子于卞之麓遂將終焉因以下築惟時導師

獨

穀誤穀

此

無曾字祖
下有贈字

瘡若冰玉惠然我後寔慰幽独
兩居既成左松右竹
為山水牯各自放牧浩敬相聞
不唱無續俯仰三統
倏如轉穀今者何為棄我不復愧
生滅想未免凡俗
無縫之塔照映岩谷是第一祖開
山老宿子孫無忘
尚見遺躅欲知其勤視喬木

顯魯祖太師惠國公赫黃文

某待罪建康之二年上不以為無能
過錄其勞進職
資政殿大學士禮得通贈三代是歲
大享明堂賜我

紀

而。蔭

夜。

咽。

顯祖壽而詔之曰尔祖寔淳于名莫克
究厥蘊惟尔
慈孫嘗登揆路用肇開國于惠以蔭
氏于嗣人某隕
越感泣悞無以承 天子休德兩私
竊自幸我顯祖
之遺烈餘懿實獲暴耀九泉屬以再
留聞寄不獲躬
致奠奠謂夙名不敢寧謹遣曾孫男
右宣義郎充江南
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司書寫机且文
字模奉告歸省
虔荐于墓道尚推惟明灵鑒格某不
勝悽愴慘噎之至

顯考贈太保赫黃文

法上空一格

忝作忝

訓作志

某不孝弗獲盡養于我顯考使之耄期百年終身之
憂未嘗一日而忘尚惟天子仁一聖時得追育九泉
潛德懿行旣以表見後世頃初領聞政事驟越常典
進位少師後凡四當大禮有司限止法仍守舊秩去
歲秋明堂禮成以某忝資政殿大學士于是始聞公
爵有太保之命幽顯存歿其寵綏之亦已至矣而某
終無以奉承先訓仰圖報塞徒感悼震越不遑寧處
復蒙謨恩再守留鑰不能即歸者謹遣孫男右宣義

泣

即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司書寫机宜文字模
躬造墓下明靈不昧尚克鑒臨某引領東望涕淚悽
愴不知所言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四終

校

一頁書影林直交等註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五



表

謝到任表

分東道之封圻再臨江國守北門之管籥密護神居
任非所堪辭不獲命臣某申謝伏念臣去違軒陛俯
仰十年退伏丘園棲遲一壑念多壘尚艱則懷捐軀
盡瘁之義思大恩未報則有畢命靡他之言敢擇所
安自求遠屏喟年齡之浸晚迫疾恙之交攻惟 聖

申作中

庚
迎

主曲亮此心故愚臣得安其分豈期人之復誤詔除
力殫懇款之誠莫動高明之聽勉交印綬實愧吏民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惠顧臣鄰憂勤土宇撫萬邦
巡侯甸何止臨踐王之宮會諸侯選車徒是將復東
都之業貴具來效付以舊邦斗運天旋已振荆吳之
勝氣風驅電掃行銷河岱之妖氛但臣陳力不能強
預何補欽承威旨暨假歲皆疆場無虞儆百逝于謹
累冕旒是尔尚終莫于慈憐

中
場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使傳俯臨殆非常禮寶奩拜賜併沐異恩自鷲衰朽
之餘曷敢獲嘉之遇臣某申謝伏念臣迂踈寡與
鞏拙多艱蚤歲朝廷既乏秋毫之效暮年疆場何施汗
馬之勞謨辱眷慈犹叨委寄愧懇辭之弗獲曾報政
之未遑遽屈王人親承帝問播紳改觀共知聖主之
不遺里巷爭傳更覺陪都之增重此蓋伏遇 皇帝
陛下曲矜舊物欲勵遐臣念其嘗事軒墀久絕朝天

堧

之望憐其取勤簿領未忘報國之忠借以寵光榮其
晚暮江懦地廣敵境秋高明詔申嚴預謹奔衝之寇
奏封賜可仍寬凋瘵之民願竭疲篤少酌聖造

謝乞宮觀不允降詔表

誤當劇任初無屏翰之勞再荷殊私重愧遷延之後
愆期莫效被寵惟危臣某申謝伏念臣衰病餘生空
疎末學尽力承平之日尚不克堪課功多事之時豈
能免過故瀝誠而自列幸量已以苟全詎意寬慈疊

中 役

幸

念

深 又作人

駑 疲

形鑄諭推之不去深有愧于吏民義弗避遺特見取
于君父茲蓋伏過 皇帝陛下憂勤儉治清精靜撫民
謂陳力不能雖欲自安于愚分而退又以禮尚期曲
盡于春存故捐體貌之隆少假羈孤之迹臣屢違恩
旨勉奉訓辭力將敗而犹馳何取疲駑之用器已盈
而更受終怀顛覆之憂

賀 天申節表

爰 猷

天人合契愛開出震之符夷夏交歡共慶如山之頌

中

觀

聖神

照

休明所暨呼舞攸同臣某申謝竊以定暴亂而致太平孰不期于真主履艰难而念無逸必將報之永年惟上帝之儲休與斯民而同欲恭惟皇帝陛下功高振古運際中興膺謳歌朝勤之歸久已仰吾君之子修文武之德是宜為天下之君茂介純禧莫隆茲日臣外司留鑰阻奉壽觴俯葵霍以傾心敢忘委昭詠松椿而歸美願效羣言

謝左大中大夫表

中 賦

有

豈

敢作致

賞必賦功既誤褒嘉之實老且戒得重貽貪冒之訖退自省循惟深隕越臣某申謝伏念臣久從幽屏再荷使令戎事犹艰固欲竭情而自效聖恩未報敢期愛已以偷安雖抱此心訖無成績故力求于閑散幸苟免于曠瘼方俟於後反叨寵數鉛刀何堪全牛之技已窮故道空存老馬之知餘幾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高明並照博大兼容崇勵有功見愛形弓之錫憫憐舊物未忘墜履之收敢此迂遇例存記錄臣敢

愚過作

不勉承德意更激懦衷洛邑初營曷稱保釐之守漢
儀復見終口戡定之期

賀天中節表

歷數在躬既終陟于元后天地合德成利見于大人
慶溢斯民祥開是日臣某中賀謝竊以攷三代興王之
業孰盛于仁盡萬方報上之誠必歸之壽惟頌聲之
所美固臣子之樂惟恭惟皇帝陛下出震延休乘
乾撫體運聰明睿知而不殺戎武惟揚脩剛健輝光

中。成。中。

運休

而日新無遠弗届且鍾百順永錫萬年臣久遠清光
載逢華旦瞻雲就列跡莫跋于簪紳望海朝宗心徒
傾于觀闕

謝資政殿大學士表

一字之褒仰勤明訓十旬之內再沐謨恩懇辭莫效
于精誠祇命惟增于戰慄申謝伏念臣逢時適幸受
寵居多積立山未報之私無毫髮可論之效豈不曰
知難而退悼此志之未伸固嘗懷見義必為曾餘生

跋

中。

正

異教茲

承

勸

侍

之何有矧茲黠虜方止嚴誅驅太原北伐之師雖即
 期于殄滅保洛邑東都之衆可無待于撫綏綏自省何
 勞能當茲數異蓋伏遇 皇帝陛下矜存舊物駕御
 羣材視臣鄰于股肱蓋欲奔趨而從事以爵祿為砥
 石又將磨礪以覘功重假衰殘申加獎飾佩景德升
 班之意敢陪近弼之殊榮追修文創始之名尤愧諸
 儒之極選雖期隕首莫稱所天

賀明堂禮畢降赦表

至

中
夷
夏

合二玉之郊禋兼六月之廟享報本反始雖上帝為
 所獨尊因時制宜必聖人乃能盡變明靈久答海宇
 蒙休臣某申謝竊以鑿御省方已更四閏為戎謀更
 幾動三方用徽福于上下神祇示云已至將增修于
 禮樂政刑其敢有遺惟宸心望治之愈深故元祀益
 恭而弗怠恭惟 皇帝陛下外昭明德中極小心受
 天下之歸往而不敢康履王業之艱難而思其始方
 茲醜類復敗齊盟殖有禮而覆昏亾師不妄動祈福

祥而求永正。史無愧辭。秩盛典以載嚴均。普天而同。慶臣濫當蕃輔。祇布恩言。奉璋戩。雖莫陪多士。駿奔之列。降福簡。富獲預庶民。敷錫之觀。

賀皇太后冊寶禮成

表

中閣正

榮

建宮內。悃方新。長樂之儀。備物明廷。遂止朝東之號。凡居覆冒。舉極欣榮。申謝賀富以事。莫大于奉親。孝必先于隆禮。惟盡報本之誠。莫能為之。稱故嚴推尊之義。乃可致其崇於顯。鴻名式昭。大養恭惟。皇帝陛下。

祧

膳

下功高撥亂。德懋承姚。言念母儀。夙有光于前烈。肆揚天命。訖垂裕于後人。存履艰危。居懷定省。造皇基之始。振幸法。駕之符。還乃卜元辰。前修令典。徽音克嗣。化已被于家邦。景耀流傳。言自成于雅頌。臣拘縻印。絞阻造軒墀。慶集雲來。行致舍館。之奉。驩騰夷夏。更寬問饁之恩。

謝大禮加封食邑表

五等分封。雖名存而實廢。三年進律律。蓋禮厚而恩隆。

明 龐 中

深慙滿溢之餘更冒凡鴻之賜臣申謝伏念臣起家
寒陋遭世盛名竊大邑以庇身已為非分率諸侯而
述職曾莫效勤方大享之告成與敷天而同慶曷云
異數更及罔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協神人孝
安宗廟犧牲玉帛不忘裸獻之修輝翟睨闔均被餼
餘之澤憫服勞之已久肆敘福以均敷臣敢不策蹇
自期履冰思戒五百里諸公之地敢自比于周邦二
千石刺史之封犹有慙于漢秩未知報祿惟積兢危

中 老

謝奏陳金賊退敗降詔獎諭表

正王者之兵既張天討中輿人之誦少達下情仰荷
眷茲特膺殊獎臣某申謝伏念臣少而不武者益無
能當長江禦侮之衝適醜虜敗盟之際惟付臣有億
萬眾皆倒戈攻後之徒而楚忍已數十年亦曷喪皆
亡之日戎車既駕我武惟揚敵所愾以爭先首推兇
熾取彼殘而共殄卒掃妖氣慙無天石之勤濫竊璽
書之賜敢懷掠美輒奏罔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氣

中。勤。捐。以。酬。

謀發自中。威行無外。不震不動。圖回每。至于敵情。能弱能強。終始弗逃。于聖弄欲。勵服勞之士。故指假寵之榮。臣方病哀。懇祈退免。堯言爭誦。雖莫忘君父之恩。漢禮紬書。犹足示子孫無窮之寶。

謝軍寨遺火放罪表

奉職不處。自貽曠敗。撫躬引咎。方俟謹訶。仰荷寬慈。曲從貸釋。中謝伏念。臣素無遠用。本質凡材。沉迷簿領之間。徒勞無補。出入兵戈之際。愈久益疎。誤竄守

中。虞。

安。安。生。作。久。廢。

符仍司。留鑰。既不能折衝強敵。少尽力于疆陲。又無以和輯疲民。使安生于閭里。致令非意罔戒。不虞知重。庶于官常。敢幸逃于吏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講微。接下以德行仁。雖愛憫黎元。如御朽索之馬。而保全臣子。每漏吞舟之魚。念將迫于終更。俾不污于

後累。臣敢不勉殫衰懦深負省循。豈不懷歸。未遂乞身之請。退思補過。終慙報國之心。

天中節表

質

降

中謝

紹作錫

拘

發祥隕祉天用啟于永圖撥亂與衰世必推于真主
 載偶光華之旦咸欣震夙之期臣某申質恭惟 皇
 帝陛下法禹儉勤紹湯勇知懷旱麓造邦之業盡車
 攻復古之謀視國履水靡不思于宏濟拯民塗炭皆
 有賴于至仁丕承四海之心茂對千齡之運臣搢
 疆場阻造治朝誥誦交騰孰匪松椿之願威顏甚近
 惟深葵藿之誠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使指作指
 中使

俟頌

內府兼金^上方珍物禮加異數屈指使指以親臨法威
 不違顏凜天光之在望臣某申謝伏念臣久從流落
 晚際聖明橫草無功徒欲捐軀而盡瘁飲冰自勵敢
 懷擇地以圖安第迫衰殘終辜眷遇詎意乾坤之大
 造誤於丈馬之微勞既俾後圖仍申好賜豈獨至仁
 之廣被姑示匪類仰承厚意之所將殆非前比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光明下降博厚兼容正陪都管籥
 之崇欲光四海歲大國封疆之寄用聳三軍故憐簪

恩 益

任

干 游

中 置

履之微曲假軒墀之舊力已疲而任重思愈厚而報
難臣敢不勉務消塵蓋扶朽鈍言而有補敢忘葑石
之酌義所當堅期效金湯之固

謝再任表

三載默幽方悞于于明憲再命而僣忽荐被于異恩
不稱所蒙重慚非據臣某申謝伏念臣蚤由疎賤誤
竊寵榮先朝濫異真于崇班本無報效陛下擢登
子政正路已迫衰殘自知陳力之無堪唯有乞身而退

駕 期 誤

俗

屏逮謀帥聞仍玷留都故連年雖幸于苟安而無歲
不祈于罷免仰蒙全貸偶及終更惟翬藏五枝之既
窮亦駕馬十駕之何及豈其過听更責後圖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休貌羣工作與庶政念其其拳、忠歎
初非有愛于餘生察其歡、廉勤犹未遽准于大過
姑令代匱豈曰因能了寧殆至于再三感勵唯酌于
萬一臣敢不欽承德意勉激愚衷苟子產見推晚或
容于鄭谷雖廉頗已老終無憾于趙人

謝觀文殿學士表

記 中 益 變 誣

思非所稱准逃負乘之議命非出常莫獲循墻之避
重勤訓飭倍極兢危臣某申謝竊惟學士建名雖與
前代近臣分職益始本朝至于易文明顧問之稱
冠秘殿罷褒之盛仰規故事尤號殊榮爰歷艱難蓋
多勲德以舊臣宣勞于外國不乏人由建吳越次而
除則無前比乃如固陋其敢叨逾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義篤臣鄰憂深中外謂與之名者將求其寔而

于

使之禮者必報其忠故于賢、蒐選之間每有上下
并包之意重念臣受材至薄涉世多艱少日量能尚
有滿盈之戒暮年多取豈無顛覆之憂雖願干餘生
恐終辜于大造

謝居民遺火待罪令安職表

中 存

無功受祿已愧素餐有罪不誅復叨寬典仰惟大施
果出至仁臣某申謝伏念臣誤以疲駑蒙委寄方
戎馬戒嚴之際且早傷害祿之餘反側未安凋殘易

忠恕

慈遵

中

困雖無撓_帝獄每師齊相靜治之風而名御守封疆敢
忘魯人請事之意訖无寸效重愧本心可容非意之
憂更速曠官之責法當顯黜恩独原情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德極含洪道全終恋八柄並用固將昭示
于賞刑三省所加終欲掩藏其過失幸其可再居不
違寧臣敢不上体眷慈勉扶衰病尊簡書而奔命未
敢言歸記焚室以寬征庶無失所

賀天申節表

謝

宸

天休申命爰開真主之符帝武發祥用錫庶民之福
載逢華旦欽頌永年臣某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道
帝配王功施華夏競業每懷履位之艱繼承
承方啟與王之造神祇協佑福祿未崇閱三千歲之
灵長用扶卜世膺億兆人之愛戴罔不歸仁臣拘守
羣符阻趨震陛莫遂朝宗之志徒增拱極之心

賀大朝會表

宸心抑畏曠盛典而弗居群議載揚幸戎兵之始間

中謝

是為周禮豈惟漢儀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基

居

命昊天紹休文祖惟聰明睿知而不殺故能服天下

正輅車

無所用威既艰難險阻之備嘗則必履帝位以大君

藩侯

止居路在列鍾虞畢陳湛露惟晞共仰朝陽之盛橫

流式過敢忘巨海之歸臣假守外藩獲逢熙事五侯

奉幣濫居邦甸之先萬壽祚觴莫預公王之末永懷

石林居士

魏闕徒竭愚衷
建康集卷五終

校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六

劉子

辭免初除劉子

游

臣遠闕庭荐更十年屏處立壁無階仰望清光大

馬恋軒之誠不勝朝暮茲者忽蒙恩旨俾守建康留

鑰豈意衰憊閑廢之餘聖眷不遺尚賜齒錄永命感

泣無言可叙仰惟陛下天地容覆一物不忍棄捐

慙

在臣慙拙菲材盡死不足論報但臣早衰多病前後

止。

也。曠。

累經奏陳不敢諱，再述今年踰六十有加無已，兼賦性僻違，動多嫌怨，而江左行闕所在地，隆望重，昨紹興之初，固嘗已被使令正，以帥事尚不能稱取，旋速謹累在于今日，豈敢復有冒居苟貪，取目前之榮，不思誤國之戒，一有弗敗，何所容贖，反覆審思，莫知自處，茲寔朝廷利害所係，非特臣之私計，危情迫切，進退傍徨，臣已具狀控列，乞賜收還，成命伏望陛下終始眷憐，洞察肺腑，念臣寄蹇孤窮，中外無援，惟

云。

有歸誠。君父不敢窈避，谷鉞之誅，許臣依舊宮觀，別選良材，上副憂寄，干冒天威，臣無任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臣迂拙凡材，早蒙太上皇帝識擢，真之從班魯，未少施報效，陛下昨自維揚，憫其流落，召還，誤蒙知遇，非常力排眾論，留鑰闕庭，從容經闡，每承顧問，未幾遂使預聞國政，天地生成之造，尤非臣所宜得，賦分奇窮，一違軒陛，十年于茲，屏跡山林，雖有犬馬奉

民

之誠無所自達此者不意簪履賤微尚加省錄適承
人乏再俾舊治而臣坐席未暖有何勞能復出王人
遽垂存省旬月以來傍徨恐懼不自能容重惟建康
宿師數萬外連敵境里昔^民經殘破凋瘵未蘇臣材術
短淺素無威望何以仰稱陛下委寄惟當躬率寮吏
夙夜尽瘁今兵屯內外粗皆整肅歲事豐稔人益安
業近因奏免內藏庫和買絹七分本色特蒙金字牌
賜可人歡呼皆知出自聖意至于感泣雖有疾苦

禦

臣當節次具聞邊隅日今探報平安虜情雖未可測
萬一或有風塵之警臣亦當與大將竭立協心共圖
尊捍庶有秋毫少副大恩臣無路瞻仰謹披瀝肝胆
再具劄子奏陳同前

辭免左大中大夫劄子

臣近者願解留都已屢干淵聽今復辭誤免仰犯天
誅退省傍徨已甘竄迹迫于私義尚敢縷陳感惧交
并隕越無所臣聞先王詔爵制祿皆有常法既已命

寵

年

之則于三考績隨其幽明而為之黜陟人無得容其

私若加命進秩則必職事之外別有殊功異能然後

為非常之賜謂之賞故文武造周能錫有功諸侯則

詩人美之作為彤弓簡王無因而褒魯成公則春秋

變文而書曰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伏念臣自到任

以來行將二年當新疆初復疲民始安之際雖願竭

情盡瘁少圖報效而材力有限病衰相仍上無尺寸

可俾朝廷下無毫髮可及閭里臣之自審豈不甚明

禱

地故

陛下天下涵容縱以奉法循理擬以廉謹閱畧細過

使得容身而去國已萬幸豈可更冒異恩妄叨非擬

竊惟方今外難粗寧而四方萬里之遠百官庶府之

事多尚廢缺正須內外夙夜協心相與共濟若藩鎮

近臣不能上体聖志猶務會得此臣所以猶恐懼震

惕而不敢當也伏望聖慈洞察肺肝特賜寢罷使臣

區微臣得俯全一介之守則天下稍知分義孰不人

人典起皆有樂事功功之意庶亦不為無補

尤正多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第一劄子

竊惟幸不可數常情所畏老而成得前訓甚明非至
愚迷孰不知警而况自忝近臣職當劇任方陛下
信賞功功之日而群臣忘身為國之時此而不思曷
逃大戾伏念臣出入侍從殆涉三紀中間坐閑幾過
其半固未會有一言一事見稱于世可報廩食之責
而榮名厚祿每以冒居退自省量常若芒刺在已今
者待罪近藩甫踰三年雖簿書未益躬督僚吏夙夜

偉

于

不

知

盡瘁乃其職事所當為至于陛下愛恤疲民欲其
蕃庶整齊軍旅欲其安強則無毫髮之效而進官未
幾加取繼下况資政殿大學士真宗皇帝特創以
為近弼非常之寵累朝不輕與人臣獨何心乃敢貪
取欲望聖慈察其危情出懇迫于敢但同常禮屢勤
詔旨許令特賜罷免使臣垂白之年粗免清議得竊
知耻止足之名陛下所賜已多雖一日九遷何以復
加

勤。

越。捐。

第二劄子

即^仰瀆天聰再勸明訓躡天踏地無所自容上賴寬仁
 未即誅殛在臣愚分所宜即拜恩旨豈可更復有言
 迫于私義洎至重干雷霆之譴伏念臣遲莫之年棄
 捐已久陛下特垂記錄假之方面二年之間不以罪
 去而寵章繼下度之^之常數士友太息吏民改觀臣亦
 豈不願竊此須臾之榮以光不世之遇但惟羯胡犯
 順天討方行陛下高設厚恩以激行陳將使人

奮勵盡掃殘孽而臣自奉近臣職當外聞若貪冒苟
 得不畏公議則荷戈執戟之士所何示勸謂臣且猶
 濫取則何人自肯盡心此其夙夜震恐傍徨累日終
 不能自己者也伏望聖慈察此懇出肺肝特賜矜從
 非特犬羊微軀私幸保全亦于朝廷典刑不至玷累
 干冒天威云云同前

貼黃

臣今來已係三千天聰骨當萬死若聖恩必不容免

有

則臣瀕江職守自有備禦之責將未諸道掃平大寇
克定中原仰托威靈保境安民粗無大過解嚴例合
推恩即姑使存留以待申命于異時猶為各臣不敢
更有辭避伏乞睿察

奏淮西宣撫使殺敗金人劄子

臣竊惟黠虜去歲敗盟盜據京師今年狂妄徑至淮
甸驅集醜類竭國遠表睥睨江壖無所畏憚陛下
聖文神武逆折兇威申命將臣授之成算曾不踰旬

據

誣

亡

踏

乘

馮作

伸

清

委寄

以十五萬之衆計窮力屈全師鏖戰連告六捷敢乞
喪歟狼狽走遁名王貴酋奔踏于道壯士健馬物故
相來自用兵以來未有此舉馮神人之宿憤雪宗
廟之深仇鼓舞歡呼中外一口自此擒馘兇渠御請
畿甸盡還故土克復中原近在旦暮臣誤蒙寄委實
當控扼不能自先士卒少效微勞疆事有守無緣躬
詣冕旒少伸慶賀之誠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頌

晚

臣伏蒙聖恩申遣使指俯加清問仍須好賜特異常
 典仰知出自眷懷顯于罷渥非臣一介微賤禮所當
 得銘篆肌骨無地寄言除已具表稱謝重念臣疎遠
 固陋被遇三朝初無秋毫可見紀錄晚蒙陛下
 不次識擢內玷政塗外叨師聞又未嘗少有補報于
 艱難之時今此待罪三年甫迫終更陛下終始保
 全未遽譴斥罪戾之積臣猶知之而天地涵容尚使
 超進寵名俾仍旧治方極隕越乃復冒此非常之恩

頌

未知殘年何以稱塞夙夜震懼無所自容無緣躬詣
 冕旒披露肝胆惟幸天日照臨

辭免觀文殿學士劄子

臣近者蒙恩除觀文殿學士今再任尋以超躐過分

具奏辭免願請閑秩伏奉詔書未賜俞允一介微

賤仰干天造逋巡留令罪不容誅所有任職事臣不

敢疊有煩渎候降到告即恭稟聖訓依舊交管別具

表稱謝外竊惟觀文殿職名祖宗創置甚重近歲

制

自作參

黃

常
勉上有少
字

非自知樞密院以上善罷未嘗輕除其餘必藩邸舊
恩寅緣攀附邊防劇任開拓封疆僅乃得之至于常
侍帷幄外守方鎮累更出入特示褒崇者不過數人
而臣自省皆無一得徒以待罪歲久遽先近服稽之
公論豈曰宜然况臣去秋已荷洪私加進資政殿大
學士于今未及一年尤難僥冒夙夕震懼無以苟安
非安之恩既仰承于異眷量已之戒尚具莫少尽于愚
衷敢望於從終賜寢罷庶幾尚可勉彈餘力未至遽

無善
罷字

速

刺煩言

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疾

臣本府今月十九西南風火起居民遺漏乘風勢猛
或直趨東北向著正當府治臣先以瘡病在告即時
扶持出救已延及府前東西居民蓆屋俄頃間分為
兩路橫穿燒入儀門內及簽廳前人力更不能加臣
極力營獲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物錢並無疎
虞相繼御前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使副王暎又分

睿

救得小廳一帶其餘外門直至卅宅皆被焚毀伏念
臣誤荷異恩再賜留鑰平時既無秋毫可報以補報
今茲不能成御預謹民伍致遭非意害及公私不職
之誅無所逃罪已耶即具奏自劾臣以職事不可廢闕
不敢居家待命行罰自近雖聖主所不得私伏望眷
慈早賜黜責施行

再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臣近緣本府居民遺漏延及州治具奏自劾待罪乞

行降黜尋再具劄子陳布犬馬之情近准尚書省劄
子九月二十五日奉聖旨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取
孤蹇餘生仰戴天地覆載之悲踰躅無所自容緣臣
不職之罪終不敢苟逃伏望聖慈特賜檢會施行

乞宮觀劄子

臣待罪留都去年夏合當終秩誤蒙聖恩復令再任
迂拙孤賤仰荷眷慈恩勉祗事至今六月又將歲滿
伏念臣衰疲之餘年齡浸暮理當退屏前後累蒙奏

慈作惡

報字狀

臣

陳不敢再瀆淵聽重惟瀕江臣鎮外鄰邊境魚總兵
民責任不一而臣會冒為恥首尾實及四年曠戾日
積初無秋毫之補 陛下恩禮適優歲加寵數皆逾
分量豈敢更懷遷延之計以速官謗兼臣母年高別
無魚侍去春先還閭里垂白之年闕于奉養朝夕尤
不能自安伏望聖慈矜憐曲賜檢舉許從罷免特除
臣一外任宮觀差遣任便居住粗使連年懇請之意
不負素心庶于晚節知止之風少副清議

分量作常

再乞宮觀劄子

臣近嘗陳乞在外宮觀一任今月十二日准都進奏
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適加溫言曲垂鑄諭未
賜俞允天地之道出于生成在臣犬馬之分豈所且
得感惧戰慄無地自容重念臣昨者自棄山林誤荷
收錄置之方面固當竭死節以圖報效而臣每不
安位屢祈屏退是以德薄器_淺涼准堪重寄年齡晚暮
義合知止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疊干凋听今茲邊延

道作造

薄作涼

遷

已人

再任又踰年疆事既寧又皆安業已坐尸厚祿尤愧
本心外懷叨竊無補之憂內迫亢滿疾顛之畏此臣
朝夕所以不遑寧處伏望聖慈俯加矜憫獲始終
大賜特全造物之情庶幾免餘年粗守保身之戒
奏狀

辭免初除第一狀

右臣聞命震鷲周知所指衰悴投閑久屏立望聖眷
不遺尚加收錄感銘之極涕淚交頤伏念臣早歲積

瘁

未

再下有至字
敗下無致字

衰疾病相半年齡寢晚益難自持不可更當事任紹
興初之已嘗有此委使即力具陳免不獲數月之間
果連譴累仰荷陛下天地含容不即誅夷許就閑秩
今者相距七年舊疾不差新疾又加精神筋力事
尤非前比若或貪冒老不戒得必須再曠敗幾不惟
萬死無塞責其在今日多事之際上自憂顧利害所
繫不輕決非臣敢苟當愧惶無地自處伏望聖
慈哀憐察其誠悃特賜收還成命令臣依舊宮觀差

遣干冒天威

第二狀

未諭
正
子
敬

右臣草莽賤微上干洪造天慈極貸特寬慢令之誅
去即於從猶加錫躡躑天地無以自容諭伏念臣才
識迂愚首蒙陛下不次識擢嘗獲預聞政事十年
于茲曾未有毫髮補報今強敵未殄尚勤旰食止臣
于奔走先後竭節效死之日何敢有所顧避但臣量
力既已衰弊度事又嘗曠失進無以償寸勞是適以

潤

貽重累奉之義何所自伸則臣雖欲勉冒后終
恐有悞委寄危情懇迫須至叠恩天聽與其追咎于
罪戾既彰之後不若控誠于威命始降之初伏念聖
慈俯從入欲特賜俞允臣不敢居家待命見已起發
所居卞山迤邐前去湖州平江府以未聽候指揮

第三狀

勘會先于今月初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今
任職事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不許再有陳奏

上
空
二
格

敗

臣以迂愚衰弊終難冒居再具狀陳奏一面起發所
居卞山迤邐前至湖州平江府以表听候指揮未奉
處分續于今月初八日酉時恭奉御前降下金字牌
通筒再准尚書省劄子勅會已降指揮葉某除江南
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
事填見闕不候授告船家接人指揮到限三日于所
在州軍依條差撥兵級起發前去之任至今未見起
發前去六月七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

投

州

仍具起發到任月日申尚書省臣已于今月初九日
申時起發湖南沿路聽候指揮外所有前奏伏望聖
慈特賜檢會施行

乞晉卞將軍廟額狀

右臣伏見本府有晉尚書令卞壺墓一所在城西南
隅謹按晉書壺當南渡之初與王導庾亮寔相成帝
蕪峻之難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捍賊力疾再戰
遂死于敵二子瞻盱見壺沒相隨俱死忠孝之節于萃

報

無中字

親作臣

一門成帝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
 復給錢修其塋兆歷代封植載在祀典自金人渡江
 殘毀殆盡竊慮歲久漸致湮沒臣已委官檢討重建
 廟宇方時多難如壺等輩數百年間不過三五人且
 有褒顯以詔後世欲望聖慈特依應天府中張巡許
 遠蔡州顏真卿例賜以廟額庶以興起四方伏節死
 難之士共明君親之義

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嘗作實

未平

右臣昨者誤被聖恩起之閑廢付以留鑰嘗具懇辭
 兩蒙御前金字牌降到指揮不允休迫就職今已半
 年仰賴朝廷威靈邊隅無警內外軍民偶獲安靜出
 于天幸伏念臣少苦多病衆所共所久屏山林心志
 凋落昨被命之初已曾一、二、縷陳去歲兼以夏秋服
 涼藥過多入冬肺氣喘滿寒嗽屢作至今末年尤唯
 勉強若猶貪冒久居必致曠敗今年已及解嚴伏望
 聖慈特賜哀憐許臣依舊宮觀退即散地不惟陪都

要藩免誤重寄亦于臣投老進退之義陳力不能庶
幾保全晚節不敢重犯清議

第二狀

右臣近以疾病上章陳乞宮觀尋准進奏院遞到詔
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狂愚冒犯且即嚴誅聖
度優容尚頒溫旨感淪肌骨無地寄言怵迫傍徨今
復遷延三月犬馬之私不能自己須至再瀆威尊伏
念臣材質朽^朽鈍本無他長遭遇聖明過叨識擢出入

綬

秘

內外幾三十年初無秋毫可以上報恩遇而奇窮猶
介動多悔吝故自靖康以來三蒙起廢付之郡綬不
過數月皆不得善去今者待罪已將及一年仰賴朝
廷清明封境安靖疲民沐蠲貸之惠師屯遵紀律之
嚴因得以苟逃大譴在臣移分僥倖已多哀瘁有加
年齡浸晚豈可不思已事之戒更冒貪得之寵萬臣母年
高昨者不曾迎侍前來及違奉養人子之心
難自處欲望聖慈察其腹心非有矯飾特賜於憐除
臣依舊宮觀使之退屏山林少以全其晚節實惟生
成大造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昨蒙誤恩久叨寄任尸素无補曠戾日多去歲
嘗具奏乞就閑秩伏蒙四降詔書未賜俞允蜚蟻微
生上勤洪造傍徨免勉又已逾年伏念臣犬馬之齒
六十有四衰羸多病每歲有加自去年十月以來舊
苦肺氣屢作至今尚未平復兵民所會事責非輕若
更遷延冒居必速咎悔欲望聖慈特賜哀憐除臣依
舊在外一宮觀差遣任使居住庶幾休養殘骸粗全晚

四作曲

羸

節不致重干清議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觀一任准都進奏既遞到
詔書一道伏念聖恩未賜俞允狂愚冒犯且即嚴誅
天席優容尚頒溫旨感蒙肌膏骨無地寄言伏念臣材
質朽鈍本無他長遭遇盛明過叨識擢出入內外幾
三十年初無秋毫可以上報恩過而迂踈窮蹇用過
其量不自知止屢致悔尤故自建康以來三蒙起廢

度

三作二

皆不得善去今者待罪已一年零八箇月仰賴朝廷
清明封境安靖因得苟逃大譴在臣私分僥倖已多
而况衰病有加年齡浸晚豈可不思已事之戒更冒
會得之寵伏望聖慈重加憐憫檢會臣前奏特賜除
臣在外一官觀差遣曲全体貌既已荷天地涵覆之
恩謹守廉隅庶亦全犬馬始終之義再竇尊威死有餘罪

第三狀

右臣近再具奏陳乞宮觀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

子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聖訓了

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有敢言進退傍徨莫知容處

臣聞人君愛養人材譬如培植此草未必不使毀折于

既成人臣保全名節譬如護惜皮膚必不忍傷殘于

垂老此自昔名哲之士所以皆能尽一時始終之私

伏念臣過寵罷榮已過其分勉圖報效復迫衰殘前

後累有敷陳不敢更干天聽惟是陪都大鎮外援中

厚原內屏王室從今諸路所繫甚大而臣遷延歲月初

無秋毫可裨所肝食若不深省已臣罪戾未著之時力
為進退殆至公議不容上辜陛下寄委天恩下負
微臣遑暮本意則何所及此臣所以夙夜恐懼不遑
寧處不敢自比其他帥守伏望聖慈深加憫察念臣
非有矯飾俯賜矜從臣不勝萬幸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之六終

校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七

奏狀

辭免左大中大夫狀

右臣今月初九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轉一官
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衰病無能適叨劇任
徒淹歲月莫效寸勞方自力求閑秩冀逃官諉未知
何名復冒此賞苟懷貪得必致煩欲望聖慈言念俯
察危誠收還成命使少安于愚分庶無累于公朝干

無言
念字

再
所作攸

言

冒天威臣無任云々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狀

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假守瀕江濫司宮鑰歲月雖久初無毫髮可見紀錄適幸兵革少休營屯肅靜年穀屢登凋瘵稍蘇皆是朝廷威德所及于臣何有迨者逆虜犯盟將帥分禦淮上臣居內地雖欲勉效餘力無所可施方期引分求閑少逸尸素之責豈可反叨異數重念臣今春誤荷眷私例與諸鎮進官

情

一等已出無名緣事恐異眾不獲終辭拜命徬徨至今猶無以自處今來若更有僥冒是一歲之間獨取兩寵臣雖不言人將謂何伏望聖慈特賜哀憐俯徇愚誠○收還成命下全前

辭免加封食邑表

伏念臣久叨榮祿無補事勞更冒誤恩進陪公爵雖配天之澤初不問于賤微而省已無功終自慚于忝冒徬徨隕越莫獲自寧伏望聖慈特賜寢罷所有告

命臣不敢祇受已寄納建康府軍資庫

第三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去年春嘗以疾病三具奏乞罷免府事退領閑
秩伏蒙聖恩降詔書不允繼以專委營繕行宮事不
敢固守愚誠方俟俾圖措畫畧定再伸前請復偶疆
事遽行瀕江止當捍禦義難顧身因遂勉強遷延至
今伏念臣衰瘁餘生節力愈憊皆都重地在今日正
須得人而叨冒養疴首尾已及三年雖夙夜不敢少

筋正過

于知

無燾作
載

懈訖無秋毫補報罪戾之積固不待言茲者幸過天
威既伸狂虜之畏去冬以來戢兵遠遁邊境少安今
者將及解嚴令臣私義可以自列伏望聖慈特賜矜
憐檢會臣前後奏章特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
臣負恩而去難以仰酬覆燾之私陳力不能亦庶幾
粗免顛越之懼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觀一任准都進奏院進到

類

詔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冒威尊未即竄殛
更叨慰藉賜以溫言感懼交并隕越無地迫于情義
即欲再伸犬馬之誠適值壽春失守虜騎狂突哭通准
臣職當長江之寄義合死守不敢竊顧私計遷延已
復踰月今幸天威奮張將士用命醜數敗亡淮甸平
靜瀕江之脩畫已釋放民皆安業別無施行職事伏
念臣昨以衰病屏廢田里陛下不遺簪履之舊過省
錄付以方面自去歲黜虜敗盟臣初無秋毫補報而三

羸

踰月之內遷官進職兩冒異數度越常等心非木石
豈不願竭孱庸力圖寸效少亦自異衆人而實以
素抱羸疾積久有加筋力衰疲不可勉強是以每歲
輒露誠請近者復經此艱危捍外保內寢食皆廢所
苦遂復暴作喘滿上乘不可俯仰兩人扶掖僅能行步
心氣凋耗通夕不寐藹然殘骸幾不勝衣委是難以
枝梧迫切之誠无辭可見惟祈造化曲成高明委照
庶或尚保餘息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蚤賜矜允

第三狀

以勅強

右臣今歲以來兩上章乞罷府事除一外任宮觀差遣伏蒙疊降詔書未賜俞允踈賤餘生上勤天眷感銘肌骨無地寄言強勉周旋今又累月而臣衰病之餘氣血凋耗久居要地終難自安兼至六月己周三

周旋用施疑旋

辭免觀文殿學士再任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詔書省劄子一道伏奉聖恩除臣觀文殿學士令再任者聞命震驚固知攸措伏念臣衰病餘生昨者誤蒙聖知病起之閑廢付以一面雖夙夜罄竭疲篤自知無以報稱故頻年屢干天聽乞從罷免仰荷眷私未即報可遷延已及終更方踟躕以俟俞旨忽聞有此除授退量已試之效實無秋毫小補豈敢重愧軍民輒懷貪冒兼

觀文殿學士職名 祖宗故事藩鎮外除無幾臣獨
何人可當異教伏望天高聽卑俯察危懇特賜寢罷
新命檢會臣前後累奏除一外任宮觀差遣

啟

到任謝執政啟

擇地而安豈事君之大節不能則止亦學道之本心
果被詔除莫遑懇避已交印綬仰愧陶鎔此蓋伏遇
某官道德佐時勤榮許國察醜虐亂華之有自知皇

狀作書案
書別條此
當誤

累除作

勞書

宏

溫

承祇

天悔禍之在茲神州陸沉固王衍當任其責江左未
定有管仲則何所憂盡舒浚濟之謀即有削平之日
俯求未効用慰舊民故雖留鑰之深巖亦俾奉祠之
兄散其本善無狀過假溢言屢自列其衰殘訖未蒙
于矜可朝弗及夕愧趙孟之語偷少不如人况燭武
之已老勉祇承命終幸退藏

回徽州曾侍郎啟

藩期

暫領藩符已交印綬共明禦侮方欣汲黯之在朝藩

無藩
字

托

聊試治民，猶屈蕭公之居外。夙謹遠被，士友交歡。伏惟某官道與時行，仁為己任，智不惑而勇不惧，將力整于艱危，用之行而舍之。藏本無心，于出處坐閑十載，更踐三朝，慨社稷之未安，忍為容悅，恐干戈之方熾。且有後圖，協濟廟謨，凜間廷議，始雖唯合，無傷志士之本心。久必見思，固自聖君之宏度，未遑暖席，行即賜環。某久預從游，獲同封守，從容笑語，莫伸引領之懷。密迓聲猷，尚記為僚之幸。

汪

賀宣州王相公啟

顯膺綸綍，登用舊人。密迓鄉閭，就煩名鎮。除書始播，輿論交欣。伏惟某官廊廟宗工，縉紳夙望。兼安危之際，注意脩德。齒之達尊，孤趙勤勞，何止草昧艱難之際。蕭曹事業，固先風雲。會遇之初，退即燕閑。久勤虛佇，袞衣赤寫。方入奉于賜環，熊軾朱幡。豈尚頌于開府，頌惟衰弊。辱在眷知，尺牘馳誠。嘗獲伸于懇禱，高牙在望。每幸迓于聲猷。

頌作頌

敬

回霍經制啟

委迹家山嘗迂軒騎剖符江介復杜緘書荷眷義之
不遺非哀遲之能稱伏惟某官材猷敏濟志節剛方
夙殫稽古之勳力傳家法遂展左時之略自結主知
中外踐更尤為備著適此干戈之後孰先賦歛之圖
凋瘵未蕪調度多闕惟愛民若赤子故知取而不傷
若言利析秋毫則雖多而何補輟從卿月暫佐使星
聊煩規畫之行即有超陞之寵旌麾在望欵謁尚遙

麾作旄

條教所依瞻言徒切尚勉加于調攝益順導于綏將

賀汪相公建節啟

剖符便郡已隆舊弼之恩授鉞齋壇復重元戎之寄
始傳渙號大慰輿情恭惟某官德量深宏智謀恢遠
廢荆榛而成帝業最先鄧禹之納忠會貌虎而振王
威何止列琨之勸進六龍在御四海歸心銘勲已若
于鼎彝濟難方圖于舟楫中辭寧柄久佚祠庭惟聖
主念功固無言之不報而宗臣經於國宜受祉之既多

著。統。

邦作屏

某久預鈞陶獲依屏翰進趨前席載瞻北闕之光
輝擁淑旂更倍南邦之喜

回南京留守路樞密啟

開

究奉詔緝顯司咎鑰舊疆未復方當闢國之初聖澤

勳

誕敷更重與王之寄伏惟某官材猷夙著望實兼隆
入參帷幄之謀備宣忠款出奉藩維之最屢竭勤勞

方

眷此陪都控臨東道望春陵之佳氣千載固存定邦
鄩之名城萬分行會暫煩居守即有超陞愧脩慶之

教

不空行

未遑辱緘書之首及感銘之至敷叙莫周

回王正字啟

給札試言少仲素蘊奏篇稱善特錫異恩除書始聞
有識相慶伏維某官學通倫類識造精微劉向博極
群書固已盡古今之變賈誼通達國體是宜明政事
之原爰自弱齡已懷遠略雖言語文章之選決科早
冠于諸儒而安危治之亂端射策尚勤于廣問蓋具

友

待之者厚是以求之者詳斯文有光士有爭歎不之
遺鄙陋首枉緘書自喜衰年猶及承平之故事願言
遠業益觀異日之成功

轉太中大夫謝執政啟

量

最能授官蓋先用匡人之本見得思義亦君子行已
之方仰累公朝退慙本意伏念某受材不敏涉世多
艱方強壯之年固已自投于閑散豈既衰之後反求
貪得于須臾况風波着履于畏塗而荆棘親遊于晚

存履

惟

歲正使捐軀原野未償廩食之私矧未服力簿書何
補事勞之寔取非其有人且謂何茲蓋伏遇某官拔
茅與其彙征采菲不遺下体方流言竊詆獨深亮其
無他逮引疾告歸復挽留而不釋於其遲莫借以寵
光不稱所蒙豈日子衣之安吉未知為報徒懷戎馬
之虺階震懼靡寧銘藏曷已

回吉州王舍人啟

矯陞記言夙膺高選虎符分守暫慰遠民間遠声猷

賜。專。藩。

更屢歲序承下車之滋久愧削牘之未遑首貶緘題
過勤行李雷剛煩暇裕介福駢蕃伏惟某官名在
朝廷奮由學校惟詩書禮樂之造士所養既深有人
民社稷以為邦何施不可未窮遠業聊出緒餘行聞
宣室之思毋久淮陽之治蓬門枉過每懷前日之溪
山鈴館相望尚接隣疆之封壤更祈保衛別迓褒嘉
言之不文永以為好

賀三京招撫劉太保啟

載

方叔壯猶夙任與周之寄召公為保載勤分陝之行
孚弗肆颺商裔震疊伏維某官忠誠許國術畧佐時
總御六師早席將門之舊御清四海屢扶王室之危
憬被犬戎復干虎旅雖王赫斯怒所殲者渠魁而民
懷有仁願適者樂土况仇葛未蘇之望皆靈臺樂德
之人不待招携咸知效順倒戈內附豈惟見于前徒
免胄縱觀孰不歸于吾父一蒙開納盡洗腥羶某久
幸從遊欣聞布告莫遂瞻承之志徒深慶抃之誠

回信州劉侍郎啟

融熱載望已交印綬承流問俗具布教條歡謹初播
于里閭翰墨既勤于尺牘伏惟某官材周遠用世号
名卿奏乃晬然所遭皆迎刃而解攬纒沃若有往非
著鞭可先久屈祠宮暫煩便群雖長沙國小未足以
回旋而淮陽政清何妨于卧治願惟老病久請歸閑
念桑梓之相依從遊已舊方荆榛之未剪戎路尚艱
重慙推轂之無堪犹獲同舟而共濟何從会面坐極

郡

當

馳誠

除資政殿大學士謝執政啟

毓纓以朝孰云可假懷辭其罪已亦知危荷獎予之
過優愧懇辭之勿獲伏念某^少而不敏晚益亡奇仕
前望三十人則為已過官欲止六百石况復加多致
頻歲之懇祈惟乞身之為請未償此志更沐橫恩茲
蓋伏遇某官功濟華夷志安宗社憫衰遲之一老借
以寵光用風勵于四方使皆興起仰懷盛德但愧本

當作

辭

心勉欲效勞悵桑榆之已晚雖云代匱願管蒯之何
施徒有銘藏莫知報稱

賀張少御奏捷啟

出將王命前封邦仇萬里犬羊既望風而知畏六師
貔虎咸奮義而爭趨果掃妖氣共成大烈伏惟歡慶
恭惟某官勲高宗社名重華夷被公衮以臨戎孰知
三司之右總將壇而伸令更隆百勝之威聳中外之
欣謐雪神人之深憤某獲聯疆事首奏捷音歡忭之

私敷宣罔既

除觀文殿學士再任謝執政啟

及瓜而代初無可歸之勞采菲不遺遽窈非常之寵
祇承春渥獲昌罕辭伏念某本乏異能過叨重寄空
疎之學固斐然不知裁之慙拙之材况老矣無能為
也故承乏因循者三歲而乞身懇請者六章何其避
劇以求閑更復逾涯而拜賜豈無再割人共笑其鉛
刀雖強已陳已亦慙其弱狗茲蓋伏過某官權衡口

激

書

意

冬

冬作秋

慮

河誤何
兵作迫

物柱石本朝追敬斜禹謨協九功而共治輔成周命倡
十亂以同心未違舍舊以圖新始亦絕長而補短安
國無功自愧本意罷歸穎川有詔如前何能愈治未
知報塞徒有銘藏

書

與秦相公論防冬書

某頓首再拜僕射相公鈞座秋暑犹未退即日伏惟
鈞候動首止萬福某近因到官具書伸謝必已呈浼記

空哀鈍屯勉亦將几月郡事雖甚敝連日撥遣冗滯
數百事似以稍少間其餘皆可徐以力治惟是防冬一
事不無私憂茫然都未有圖議者或謂今歲虜未必
來或謂二大將既分宣撫兩淮本道乃在腹裡非所
虜或謂萬一有警朝廷必自委二大將守江非本道
之職三者竊皆以為過據據日前探報頗言虜點兵間
河精精糧料器具遠具近兵畧同必無安靜之理今淮東偽
邳州兵形已見不來則已來恐非常歲之比前為敵

字

者劉豫主兵者劉麟所驅用者吾山東淮甸之民今以金主易劉豫以四太子易劉麟以虜騎易吾民是豈可忽二大將宣撫兩淮固其職矣然未見別有大措畫必可以固圉吾者近惟張宗顏數千人趨合肥尔甲寅歲豫賊至楚州丙辰歲豫賊過濠州皆在九月十月之間非無大將未常前知今可保復無此乎自古保江必先固淮曹操不能越濡涇符堅不能出渦口魏太武不能窺瓜步周世宗不能有壽春皆以先

嘗

充作光

我得淮東也今淮未必有必固之理而欲恃江以為重何可為萬全計前歲間以四大將自池州而上直至平江之境各分其地州郡皆不與此固勢必如此然以身捍疆場乃所以為民保境土若將帥與州郡不相聞則兵民分為二境土何以得濟往時杜充失守之因江上兵非不多自王瓌先遁于采石諸軍皆潰無復捍敵吾民奔避不及反為潰兵剽畧虜得乘之南渡此相公所知也况本道界分已自無劉光世

責

一軍若以他軍那融添補則兵力厚薄尤可見今若
貴江淮于將帥而使守臣表裡得共為之計就可待
不虞若淮未能固而必持江以為守則王燠之戒不
可不思某久在山林不聞朝議既不得已于此懲往
者呂公之困誓不敢困復一語然平日拳之心有
不能終愧霍食者因季華行輒私布之本府惟有民
間自欲團結可使保鄉里漸已料理復議者不知本末謹恐
具劄子稟達其餘數十條併附之別紙此非其取徒以

保作結

予不作知

荷

相公平昔相子^知之厚忘其僭率思致輿人之言以答
毫末皇恐餘祈倍保鈞重上副眷倚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座昨日某早進中忽
遽上狀必獲呈浼即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虜自昨
日探報後未有繼至者張少傅處見錄脚偽榜本必
已繳申狂悖之志可見傳聞既廣遠近無不震駭姑
示以持重鎮安人心而密計所當者以候朝廷處分

輟

怯不作恃無
江字

然可施行事不一未易遽陳宿料廟謀必有定策今
沿江一帶自江州直至臨安几千餘里順流而下元
非可隄防者昨虜兩至江上審觀形勢已熟四五年
未又多得淮浙人講究利害且無所不至必不更循
舊轍當有出我不意者則我恐亦不當但以前日待
之詢之衆論多謂虜前兩至朝廷先失之畏而不為
守計故但退避彼得乘以渡後失之恃怯而不為戰
計故僅能守彼師老得以善去今日之策惟一知吾無
守備使纖悉無遺策外示以戰形使

切反此內力為

其

持

積便

所憚姑存和議佯為小屈以觀釁彼寔畏其則
——必以謬悠之辭迫我而不敢未若疑而未決則
必且擁重兵向江以索我之堅壁不動與之相持待
其糧盡力屈則惟所欲為不識亦足聽採否目下急
務莫若先棄蕩即聚使無所仰食以伐其謀縱有不
及亦勝不為若朝廷不欲便行則但委諸將分為固
不害事戎所儲備尤不可緩本路建康最號豐足比
計之內外諸司一金以上共不滿七十萬緡米六七

畏三下
空二格
無其字

晚作晚

下有未字

孽作孽疑

誤

當聞

非

辰

辰

萬石而已他州可知常平糶米并買牛更乞詳度輕

重民去接新已近闕牛戶早禾栽種已遍晚未各自

孽盡亦不至甚病姑存之亦善某戢守過計仰恃

眷予不敢自為形跡輒借具稟達高寬繼此有可效區

者亦嘗節次續文伏幸寬明高寬貸亮日痛牽強書不成

守餘祈倍萬善保鈞重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坐暑氣日增即伏惟

訖作就

奉首

北今

已

猴

鈞候動止萬福某近具狀訖季承晁撫詣屏下稟達

必獲塵况前日忽承金字牌被者以淮西江東西湖

南地京西路牛疫恐民無以耕委會逐路各取常平

諸色錢物遣官出產處收買租賃與民仰見君相勤

恤民隱織悉備盡即以取會諸州見管常平錢物選

擇差官然詢之民間盖有可疑者不敢但已今歲耕

并疫死處誠廣不但牛而已雖虎豹麋鹿猿鹿野獸

等棄死山林原野所在皆有然幸在春耕之後今民

畫作

已此作種

問作分

湘作襄

二作兩

始作暑

餉

犁田今棟秧種此時用牛不多正使得種之已不及事但無種

可收刈後于秋冬間為耒歲之備尔其所損路問自

湖湘至唐鄭無有不被害者所餘惟兩浙福建二廣

出產除福建外止是二廣次則二浙二廣非數月不

可致兩浙昨經淮南營田收買後亦不多有今正始

時牛畏暑而行緩日僅三二十里田家作苦護養饑

餉不敢竭其力置之林薄陂塘陰涼之所如視其子

朝莫惟恐有傷今少則不足濟其用多則不惟唯得

办

盖不可使冒熱遠行且賣牛者多姦弊疾病老瘠所

遣官未必能尽辨皆不敢任責萬一強子之使行或倒

死道路或至此疫未已而細民惧死必償值不敢從

官司租賃遂成無用其卧起之節水草之後役兵卒所

不解須寄養于民亦必非其所欲不免科擾久之損

折則坐失常平錢不貲連日遣邑官徧歷農畝其言

大抵畧同未知他路利害如何此吾君惻怛惠下之

澤有司奉行惟恐後而民信似不為無理故竊私布

下。泰。宮作官

之執事幸乞試留听採如有可議即具詳度行本府
境二麥大稔輸亦无害數日前微覺缺雨忽通得一
晝夕遂稍足行宮圖本間已進入不知有司取否見
張少傳說中間與禁中所定本半有相合者具東面
欲侵為廊地張少傅已先築牆展出十餘丈外在此
一事已諧矣餘更俟命頓瀆不勝愧悚更冀為國倍
加保練不宣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七終 校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八

書

與曾天游書

某頓首啟稍不承動情靜日積馳仰高秋即日伏維台
候萬福見報懇詳比靡何具甚高而進陟絃闈仰見
聖懷開納之重併以慰歎某勉強已兩月前所當料
理者稍就緒免民絹橫斂二萬八千正芻陸運遠至
者二十萬東疫瘵似少蘇儲廩有來歲之備可以藉

東。正。歎作歎。

芻作籍

一作乙

悔

故蜀

主

口言歸矣。願防冬未敢請。曾探報云：「當略知朝廷
 會三大將必詢所為計。誠得策然。須各極其說而斷
 歸于一。還以授之。使其心以為可行。而無異情。緩急
 肯相為先後。乃可望成功。此魯人所謂疆場之事。」御名
 守具一而備具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謂焉者也。比年
 常患不出虞而無備。欲戰而旋謂無一可守。故爾韓
 岳守戰。張主守韓。志在淮。張志在江。此人所共知。不
 知皆灼見其理。而身任之乎。抑意各有向。而姑為之

無元字

廟議作朝

廷

實

說乎。韓輜重盡在山陽。張輜重盡在建康。江淮之不
 同勢使然也。則言戰者未必能必勝。言守者未必能
 必固。要之戰守二者。何可偏廢。江之與淮。亦強弱進
 退之間。惟吾謀一定。則可戰可守。或江或淮。惟敵之
 為往。慶曆中元。韓范二公在西方。韓欲戰。范欲守。初
 亦不同。久之皆自為過。故末年還韓相與共。獻策極
 論戰守參備之計。是皆元昊力求和。廟議遂欲從之。
 而二公深以為未可。請以和議為權。且戰守為寔務。

此作且

璉作瓊

百千作數百

百千作數百

當

璉作瓊

百千作數百

此謂元昊欲窺關中非獨其志亦吾漢人陷沒者贊之以自圖富貴今日事勢有相類者李成孔彥舟徐文輩既皆為其腹心近復聞以鄜璉守拱州去歲叛兵已尽散遣而復集與之其情可_見是安得不思惟計戰守者兩盡和議成我固受其利不成我無所失此韓范之說也不識嘗見之否家有韓公家傳載之甚詳適携來謾錄附呈恐或可佐論思某職在內地當敵者三大將豈敢冒代庖之戒夜中偶不得眠過

慮及之且起適有使人故私以告公不覺累_數百千言幸無以語他人向冷萬一為時自厚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座某初八日上狀審獲呈浼即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旌鉞啟中塗外經濟不無少勤廟筭虜自前月二十九日順昌敗後別未有動息縱益兵復未亦未能及或暑愛惜其眾恐亦未必一翬遠犯所忌幸援兵稍集張少師出軍已

蘇

劉

蘇

蘇

四日聞欲以來日就道將士極銳有自殘請行者殊
可喜嘗與之高權賊情似有乘間欲奪者許已屯壽
春伺敵為進退劉錡一軍既無虞令堅守順昌為得
策但王德既行甚反側嘗訴于張系數十言尽發劉
侯平昔曲折以謂若復隸部曲即自刎首淮上張亦
稱其人可用材過目前諸裨將抑之恐生事朝廷果
許自為方略色籠之其官已高去節鉞近方畏屬人
宜可說以成功惟權貨務積鏹截日已竭尚未有張

絹
撥兌

檢點

整前

慰安

軍後旬之倫而省劉連下支太平州椿管與劉錡激
賞除絹外皆無有念不可緩已逐急那移兌撥具申
明若不足數或當于折帛錢內應副繼此若更有支
降必不能辦前嘗妄議免起本路大禮錢帛及諸司
于格外起錢正慮此更乞少賜裁度床候鋪點檢差
齊整比未避寇人都至無者應是却稍安居此間極
力彈壓殊不驚擾但聞浙西頗紛數日前不得已
作留守司榜具虜事狀與預為防守者少安慰之矣

置

三

模作誤

集

本職瀕江合措諸事不一略未有備謹留以待回稟面
軍民延歧前驅以日為歲敢乞趨戎幕府俯徇羣情
正熱餘祈涉履倍萬保重不宣

與梁仲模論權貨務書

權

某啟近嘗附聞問以拜未辱必已呈浼寒力未解即日
伏維台候萬福竊審兼領經制使事國計之大今日
先務孰急于此非牛刀餘及其誰能濟甚慰公論某
哀茨無補坐慙尸素已上章請聞旦暮待報尚有一

大

有

無有字

昨

商

申之

事未行間猶須任責戶部大軍錢糧忝預總領自去
歲冬權貨入納夫虧中間几至乏絕殊可寒心偶府
中經畫收拾得少歲計乃有密獻于朝以為三十萬
有絡者遂畫指許兌撥盡輸二十八萬絡僅免生事
然已竭澤矣而權貨之窘如前問之蓋緣時罷戶部
回易庫膏益羸簡疑法必變更相扇惑所以至今相
持甚堅也萬一果或有此意不若早為之所不然即
須再下一黃榜委曲中告必不変其意庶或退聽今

止。

二月所支全未有備而本府所藏亦無幾不得不以誠告不惟有司未有以塞責兼朝廷所失畧計之已百餘萬絡鹽價場但支持次舊鹽約至四月方盡豪猾坐視無肯先下鈔者則有出无入所失又不至此豈為小事幸速留念不勝朝夕之望餘冀倍萬自厚不宣

減作減吓

與秦相公論減梓獄事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席連雨尚有餘寒即

呈澆
此

日伏惟鈞候萬福某近嘗託徐度司封上記必獲呈澆愚拙蒙庇粗造減梓事竟煩由議移獄公朝正名分嚴賞罰固一民不可使有冤不得不盡其情但無狀仰誤委寄愧悚無以自容已具奏乞降指揮遣一御史按驗然區區之私猶欲少伸于相公近世毀譽常患不出公道人自為党更相與奪故名寔倒置而賞罰隨之此有識者扼腕憤歎欲正而不得者也梓前為壽昌令以治狀為臺臣所荐得改官堂近除以

九作几

疵作花
犯作免

公事決責宣撫司軍兵自言不畏強禦故為之類者亦交口稱譽其為人宜當如何而所犯狼籍殆非他賊吏可比有司具獄畧見入己者為錢九千貫銀五百五十兩絹二百疋綿九百兩又去官後猶盜庫錢三百五十緡官木二十條此其證佐來歷分明不可掩覆者其餘牽連雜見尚數千緡與因喪取之部民者皆未暇問也不識為常吏者從前日虛名疵之乎正今日隱忍効之乎以律言則監臨有犯知而不舉

削見作銷

資作盜

奏所

減罪三等以紹興五年勅言縣有罪監司按舉而州不舉減罪人罪五等就其間一事某去歲到官之初首論民間疾苦乞減內庫和買稅七分折納見錢口口口貫省蒙上聞納並以金字牌報可德意始傳闔境歡呼几至流涕倚郭上元令曾恢違戾多折至八貫者而不入已去冬因民訟即奏削見勘梓多取乃至十貫四百省而資其五貫四百貫入已未鈔具

殊作

特被

失

止
兒

縱而不治他日曾恢被罪披訴朝廷覆視得寔或諫
官御史夙間有言則將何辭以對非持法不容人固
不相容也梓先決宣撫司軍兵本自非理正緩急欲
藉口自解免宣撫司軍兵墮其計中遽越職論奏自
彼之夫何預本府事而自以為嫌某所以于遣官体
究得寔之後判然不疑力代其謀一以法令從事庶
几忝以大臣守陪都稍異流俗為天下發一大奸少
正羣倪妄譽誤賞之弊或可上補朝廷公論豈意罪

正

人尚敢伸其說宣撫司蓋與並肩而立何所重輕自
到任此惟齊以禮法秋毫不相假借故能各守其職
尺如近者朝旨相度脩戰船恐為民病尚不能從况
其甚者流落半世止坐無所俯仰今老得一州乃觀
望同列誣人功罪于行闕數百里之內不顧傍觀自
喪晚節意欲何為相公見知有數必先期之至此自
是奇蹇招感或所至皆然每欲速還山林不敢一日為
苟安計初若畏懦可笑今當信其非偽無緣晤省竊

允從

恃眷予煩喋不覺盈紙悚息無已尚幸矜察檢會前
奏早賜從允不勝懇禱祈之至餘祈上為興運倍加
保重謹上狀不宣

荅王從一教授書

某啟咫尺久不聞問近張漕歸云數相見動靜頗詳
差以自慰專介忽枉手字并三文編仰佩厚意感激
無喻秋高喜承迺日尊履佳健盛文典雅固所欽味
校正太白集尤見誦閱精審每如此春秋義多事讀

原父

尚未能終篇所論威公無王一事自三家失其傳其
說皆謬悠無當後之學者欲求于絕學之後而自信
其臆決固未易輕措辭也惟深于經旨者以類考之
或庶幾凡為早歲間先達道劉仲景文之言似差近而
不盡不知嘗見之否其云諸侯即位三年喪畢然後
朝王而受命威之元年二年猶在喪未知其果不朝
也則以常法書王以俟之至三年喪畢而不朝則不
朝矣然後沒王而絕焉此考于禮為是也乃十年有

王為三不朝之節以存公或可矣而十八年不當其
節遂不為之說則不可通意者无王猶沒公也魯沒
公不書或諱或貶此論殺君之賊其罪不專在朝與
不朝春秋立法亦不專在威殺君不討雖周王亦與
有責焉何以知其然莊書王來錫公命與僖以妾為
母書王來歸含賵及會葬王皆去天是不独以責威
與僖可見矣弑君而不討其過有大于不朝而錫命
成人之妾以為母者則去天不足言也其為王者廢

矣是以併王而沒之歟此為周王與威言也然王者
天下之主也十者數數之一周也天下之王若因威而
遂使數一周不得見則道是天下皆無主矣可乎坤
之上六曰為其嫺于無陽也故稱龍焉則于數之周
一見王亦嫺于无王者也至十八年而有王所以正
王也前之沒王所以治王與威也若未遂沒之則後
世凡弑君者皆可以王分惡而終不見誅于春秋矣
標可年改復擊王而示之日王雖不王弑君者不可
以不治所以示天下而垂來世此不為周王與威言

立。

此。
未得。

也何休亦微知之而不能竟或曰威既弑君矣自不
得有其位何用以在喪常法待之乎此其言是也而
不通于史春秋之義凡春秋雖律一王大法而其文必
因于史蓋當時凡弑君而能朝王或諸侯與會者皆
免討衛州吁弑君石厚問定君子石碯曰王覲為
可以朝而得免者也曹負芻弑諸侯來討公子喜時
為之請曰若有罪則列諸會矣此會而獲免者也凡
此皆周之未造而史之文春秋不待而易焉故春秋

凡弑君之賊惟陳佗衛州吁齊無知因國人與諸侯
之討而得正其賊之名其餘凡不討而成其君如齊
簡人曹負芻蔡般者春秋皆不易也以為彼既君之
矣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吾何加焉姑從其文于末
造之中而正以義則何傷于一王之大法乎竊以是
為經之旨老懶多廢忘又遺書杳至酬酢不暇以長
者好學之篤不發此去云亦哀斯道之將墜也不識
以為如何有所商榷却莫一諭漸涼萬：珍愛不宣

篤。
覺云。

又荅王從一教授

某啟稍不間問方深瞻政人至忽乎字承履此初
暑動止安佳長牋過勤仍示春秋解義一卷并荷厚
意解意讀之終篇雖未盡見所蘊如論王正月與不
以日月為例莒人入向論大義得于經已多但反欲
定專門于三家則恐未然由漢以來此學久廢不明
正患諸儒不能以經為主其交攻而力爭惟三家之
勝負夫三家安從出哉為漢儒之說公羊穀梁已自

義

者

者君下空

格有子則雖

三事

宜

別為齊魯二學使二人授受果皆出于吾先君子一
則雖散而之四夷八蠻未嘗不同也何齊魯之辨今
齊魯百里之間尚不能一而欲于數百歲之後一擇
其一以為真可乎劉歆知其不然故強尊左氏為立
明幸人信其好惡與聖人同夫聖人之經具在不知
直求其意而附會因人假托以求其信雖或從之何
異指晉為燕而泣然出涕者也經固不可易明若專
精致意反覆研覈察于先王之道者明求于典禮者

音

詳質于當時之事者審則吾先君子欲以遺天下後
世者亦豈能不原當時之事裁之典禮而別更有先
王之道哉如是而復以視三家不可謂全无所
其合于經者固在吾所去取而吾非用三家為去取
者也以孔子之聖求伏羲文王之道讀易尚至韋編
三絕今以春秋求孔子之意用力不知能如前與否
而遽謂決不得其實似過矣惟加之意而加兩日這
中寒濕謁告旦來方小快枕上口占不能多及餘倍

小字空格

已

來 好學

萬自愛不宣

荅尹穡書

某啟頃張暘叔書數道足下學好自力不肯苟合志
行甚美每恨未獲一見去冬忽奉手書固欣然出所

無則字

願發緘疾讀則文辭之粵論議之偉蓋又有暘叔所

未能盡言者誦詠慰喜之懷不待言而可知也則少

屬疆事遠行春未粗能校悟身復大病久之

安則相繼酷暑異常衰憊殆不能堪人事一切皆置
積此三日不覺遂至今愧仰尤不勝叙高秋氣其節

爽即

即欲為報

祠無嗣字

日起居佳健不知尚且含獄之祿否嗣江西連歲戎馬安靜夏早聞不至甚傷農足下既不輕以求人亦未易有能知足下者想從容圖史之間深居簡出厚養而薄施其儲蓄愈多亦足以自娛本欲屈從者暫臨幕中復念勉留于此自不能久許來春僅有解巖即當力伸還山之請相去千餘里徒勤行李道路往來非所安故輒已何時遂得歛晤偶便草此少謝不敏老倦因循足下必能亮之餘切倍萬珍厚不宣

又作反

碑

忠烈廟碑

晉尚書令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卞公諱壺壺字望之蘇峻之難父子皆死敵墓在建康牙城之西舊治城之南司命宮之側歷代奉祀惟謹而廟貌不立偽唐保大中始作忠孝亭于墓北歲久夷地度曆三年龍圖閣直學士葉公清臣復封植立石為表後卅五年當元祐八年天章閣待制曾公肇易亭為

十五作平

室作堂

祠圖公像其中載之祀典春秋命有司從事又二十
七年當紹興元年金人渡江之後資政殿學士葉某
蒙恩分鎮兵火初平城郭丘墟欲修二公之舊而未
暇又七年大駕臨幸還錢塘詔即建康為留都上不
以某老且無能付之宮鑰乃乞即墓南廢地為廟請
于朝下太常賜公廟額曰忠烈于是為正室三間以
設公像列公世子贈散騎常侍珍次子贈奉車都尉
盱從公俱死者于傍以待中稽公紹配食環以列廡

無王字

飾祠

繚以周垣增飾北域名木禁芻牧無犯五三月告成
躬率僚吏奉少牢之奠告于祀下初建康之民去公
遠莫能盡知公之節及天子褒顯暴耀新宮屹然衣
冠咸會于是士女奔走欷歔太息或至流涕皆有所
感激奮勉知以身殉國之義某曰嗚呼禮義之感人

無王字

歎

侍無哉字

世作此難下有也字

豈但教告歐率而後聽哉然世知公死之為難而未
知使公得生必可以與晉而不克成焉尤可惜也自
古為天下未有不合羣力衆智而成其間必有卓然

脫而未全惜也

實

特立超出一世之上而不與之俱者然後能矯拂一世之俗以為之宗而天下從之則以治易亂以存易亡惟其所欲為東晉立國江左孰不曰王導之功嘗謂晉不能復中原一天下正導之罪此其故何也凡晉之失在于祖虛誕而賤名檢樂僥倖而輕節義眩華靡而略功寔是以因循苟簡取給目前訖至于亂而導曾不能反是乃欲因之以求濟其區區自救不暇非導孰為之乎天下大物也物與物何足以相遠

制

在易之大過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惧遯世無悶孔子序易至大過既濟之際為之說曰有過物者必濟夫必有過之乃能濟之晉有三人焉以身捍患料敵至勝曰溫太貞矯精誠遠慮明事見機曰蔡道明謨維持綱紀納之執物則公而已太元以後天下事皆得道明謀之太真行之而公守之雖內有王宗蘇峻外有劉聰石勒其何能為不幸太真早死而公僅效于一戰道明雖在己不勝其眾矣此所以終

見事

世而繫

其始不競也歟因追考其事論次為公廟碑兩疏之
詩以遺後之君子公惟不亡尚足慰其千載之意云
其辭曰

晉

五馬渡江皆南奔乾坤震蕩四海昏孰扶此都創本

根茂宏陋矣足論我評三士參高騫騫為世作室身墉

棄捐

垣惜哉其類不得繁疏神州陸沉无與援无損名教賢

清言頽波一律未渾下公特立尤雄尊卒狗身以喪

清格 寧空

厥元二維從公如清温寧公以死身独存公歸在天

已以作

忠作公

朝帝閭血面訴帝忠不寬歲時未臨亮從旗旛覽觀江

山望中原後先二維屬縶下睨射虎犹齧吞新宮

崇下俯前軒揭名日星自今恩潢汗汚之水荐蕪蕪哀

歌節緩芳桂樽祥飈颯然下脩明尚慰千載忠孝之

魂魂

傳

賀鑄傳

賀方回名鑄衛州人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後故號

當世作天下

鑑湖遺老長又天眉目聳拔面鉄色喜劇設當世事

可否不略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小不中意極口

詆無遺辭故人以為近俠然博學疆記工語言深婉

麤密如此織組繡尤長于度曲投拾人所遺棄少加榮

括皆為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温庭筠常奔

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容致之方回有從與不從其所不欲見終不貶也初仕監太原工作有貴人子適同

事驕倨不相下方回微廉得其盜工作物若干一日

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數曰未若某時盜某物為某未作

疑有脫文
据別本補入

史

州某時盜某物入于家然子貴人子惶駭謝有之方

回曰能從吾治免白發即起自袒袒其膚杖數十下貴

人子叩頭祈哀即大笑釋去自是諸挾氣力頡頏者

皆側目不敢仰視是時江淮間有朱芾元章以魁岸

奇譎知名而方回以氣俠雄爽適先後二人每相遇

瞋目抵掌論辯轟起終日各不能屈設者爭傳為口

寔方回所為詞章既多往往傳播人口在建中靖國

間黃庭堅魯直自窓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為

笑下有曰
字

知作得

中書在清臣
下

似謝元暉然以尚氣使通終不得美官初娶宗女隸
籍右選李中書請臣執政奏換通直郎為回州通判
悒悒不得志食官祠祿退居吳下浮沉間稍務引遠
世故亦無復軒輊如平日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
無一字脫誤以是杜門將遂老家貧甚貸子錢自給
有負者輒折券與之秋毫不以丐人其所與交終始
厚者惟信安程俱至道方回既自哀其平生所為歌
詞名東山樂府致道為之序略道其為人大槩矣耳

其

致

歎

而予與方回往來亦極乃復為之傳使後世與致道
序參見云

誌銘

夫人慕容氏誌銘

紹興九年某被命安慰江東選諸僚得上元丞趙君
公泉誠慮深遠儒學飾吏奏辟為幹辦公事適值防
江回祿事隨日生凡與昔委悉之十乙年柘臯之役
遣諸軍前計事聞其母謂之曰汝勿以我為念當盡

蔡作蔡

忠公家因與其子偕出門而之長子所某固敬之明年以疾來告繼聞不起某亟走介致賻贈未幾二子以周君蔡之行狀來請銘夫人之賢非某誰能銘夫人姓慕容氏河南人河南郡王延釗之曾孫祖口父彥義母王氏夫人幼莊栗謹存叔父尚書公諱彥逢為擇配時朝議大夫趙君諱望之負賢德時承平久諱言兵君推廣李衛公六花陣法以猷俾試中書尚書公遂以夫人婦之事二姑恣得其歡心閨門肅然

無能字

報名

朝議君以所生夫人捐館憂勤毀傷生夫人方三十躬臨難若保養諸孤擇君儒以訓子故二子俱擢第諸女皆適賢士幹辨君初調隨州司儀曹事南道總管張文忠公叔夜辟至幕下力贊勤王從其行會有旨令回京師再告急文忠公領兵復勤王夫人長子時為鄧州穰縣丞率民兵以從幹辨君奉夫人復隨道遇劇寇圍之數重皆失色夫人呼其首至與前告曰京城失守兩宮北狩正忠臣義士取功名之秋况

辨首作道

辨君

辨

汝等皆國家兒郎何若作此我長子已率兵動王此
次子也能從吾兒可轉禍為福衆羅拜曰知吾母來
故迎候耳非有他也夫人命幹辨統之誓于衆南下
至東陽聞于州方以乏兵為憂遂俾幹辨君帶兵知
東陽君朝夕訓練聲譽隱然薛廣王在不敢犯境從
他道破隨君提師收復聞于朝道路梗不得通明年
新知州楊卓來交事侍夫人避地大洪不獨免于難
卒保一城生聚夫人胆畧烈丈夫有所不能晚年康強

康

辨

路作露

二子互迎之官諸壻亦顯士林榮之紹興十二年冬
二月十三日以微疾不起享年六十有五以二子陞
朝封太宜人明年春二月九日丙申葬于長州且與
縣永豐鄉太一山之原長男公某左朝奉郎新通判
建軍府事次公泉左承議郎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司
幹辨公事女適進士沈師爽次適迪公功郎褚震次適
進士陳元基次適左承議郎直秘閣權發遣襄陽軍
府事蔡安強次適從政郎錢路孫男彥衍彥衛孫女

史

適迪功郎靜江府司戶參軍韓恂曾夫人平居寡言
笑不見喜愠遇事英發訓其子曰持身以節儉為先
當官以勤恕為本汝父用是道積以及汝究內典嘗
自贊喜神曰丹青得意以為真一筆掃成身外身不
二法中无這箇到頭那箇是真形嗚呼女所書嘉言
善行多固矣未若夫人在父母家為淑女既嫁為孝
嬪相夫為令妻教子為賢母忠言可以回強暴之聽
高見足以服急切之難斯可銘已銘曰

脫 急上有
危字下有切字

問

深惟懿德	宜享百年	爰卜新居
紮家南來	遇事英發	狂暴亦回
連登桂籍	侍迎就任	中原多虞
孝德弥彰	夙擇名師	用訓厥子
今聞肆揚	禱姑然香	旋獲感應
承上撫下	內行潛脩	來嬪大家
績懿流芳	篤生夫人	正請慈惠
赫、勳闕	慶源委長	奕世載德

永豐之原

既固既安

克昌厥後

刻此銘詩

以昭賢母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八終

校

藝風校定



右先君大卿手編建康集八卷乃 大父左丞
紹興八年再鎮建康時所作詩文也別有總集
百卷昨已刻於吳興里舍姪凱任總司酒官來
索此本欲真諸郡庠併以年譜一卷授之庶廣
其傳云嘉泰癸亥重陽日籛謹題

